

0109170

## 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据我所知，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人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晓雷 日期：2010.6.16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晓雷 指导教师签名：赵铁峰  
日 期：2010.6.16 日 期：2010.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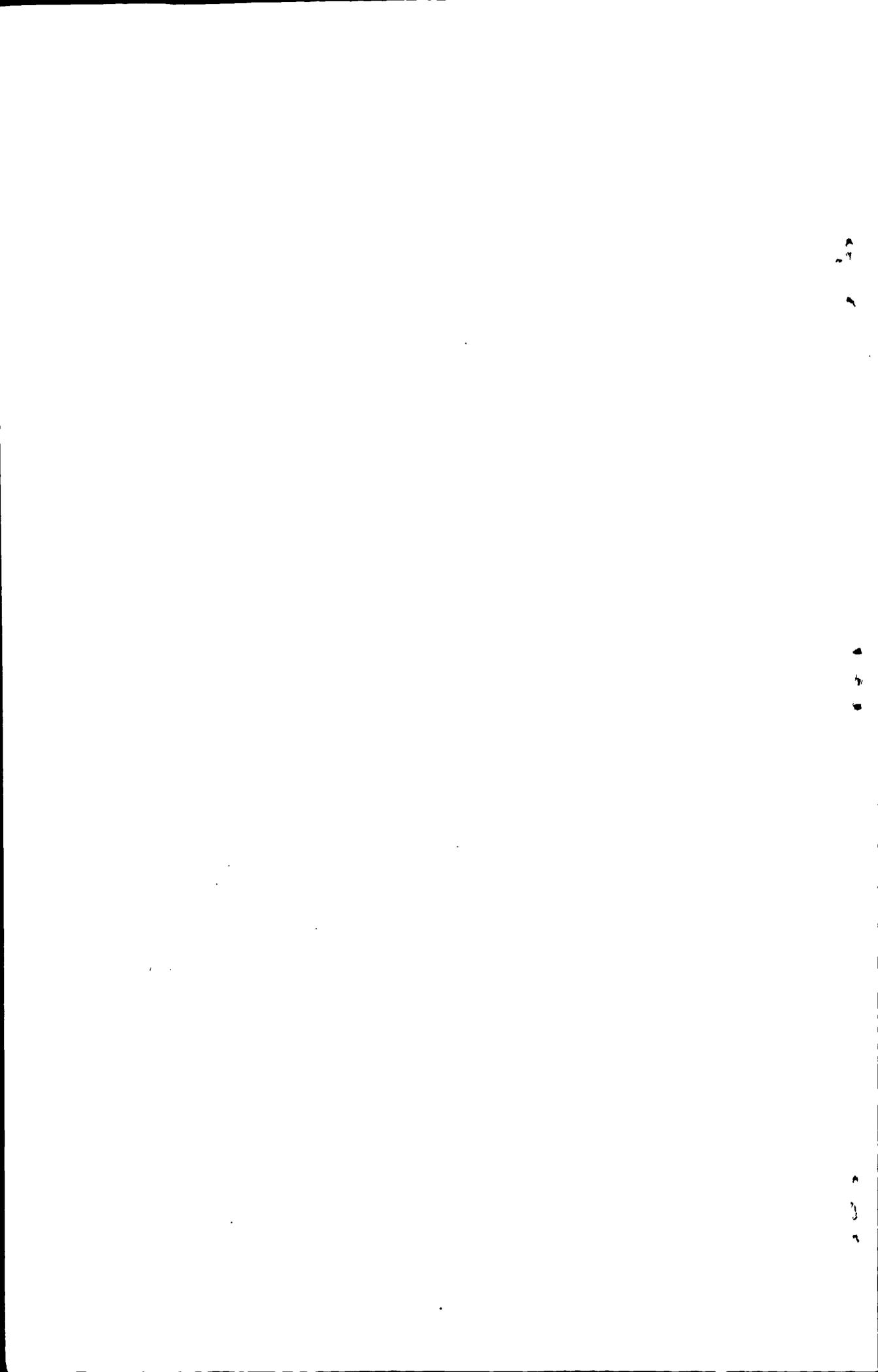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 摘 要

廷杖就是皇帝下令在宫廷杖打因进谏而触怒自己或有过失的官员。廷杖不见于明代法律，属于一种法外之刑。这一处罚形式在明代之前早已存在，但明代皇帝频繁使用，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更加变本加厉。因此，廷杖一定程度上就成为明代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贯穿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

本文试图以明代廷杖的史实为依据，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考察明代社会廷杖现象，尤其是关注明代皇帝及其他社会阶层对廷杖的反应。这些反应清晰地呈现了明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因为明代的受杖者多是因规谏君德或上疏指出皇帝的个人错误而受杖，所以明代社会对受杖者的行为多持肯定与仰慕的态度，认为是忠义的表现。受杖者家人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视为家中的荣耀。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作为施杖者的皇帝对受杖者的真实态度，借用福柯“公开处罚”的理论，把廷杖看作皇帝修复、提高个人权威的一种手段。但对受杖者的平反昭雪也体现出，受杖者没有对抗皇权，他们只是在忠义的激励下对君德的合理规范。

关键词：明代；廷杖；社会反应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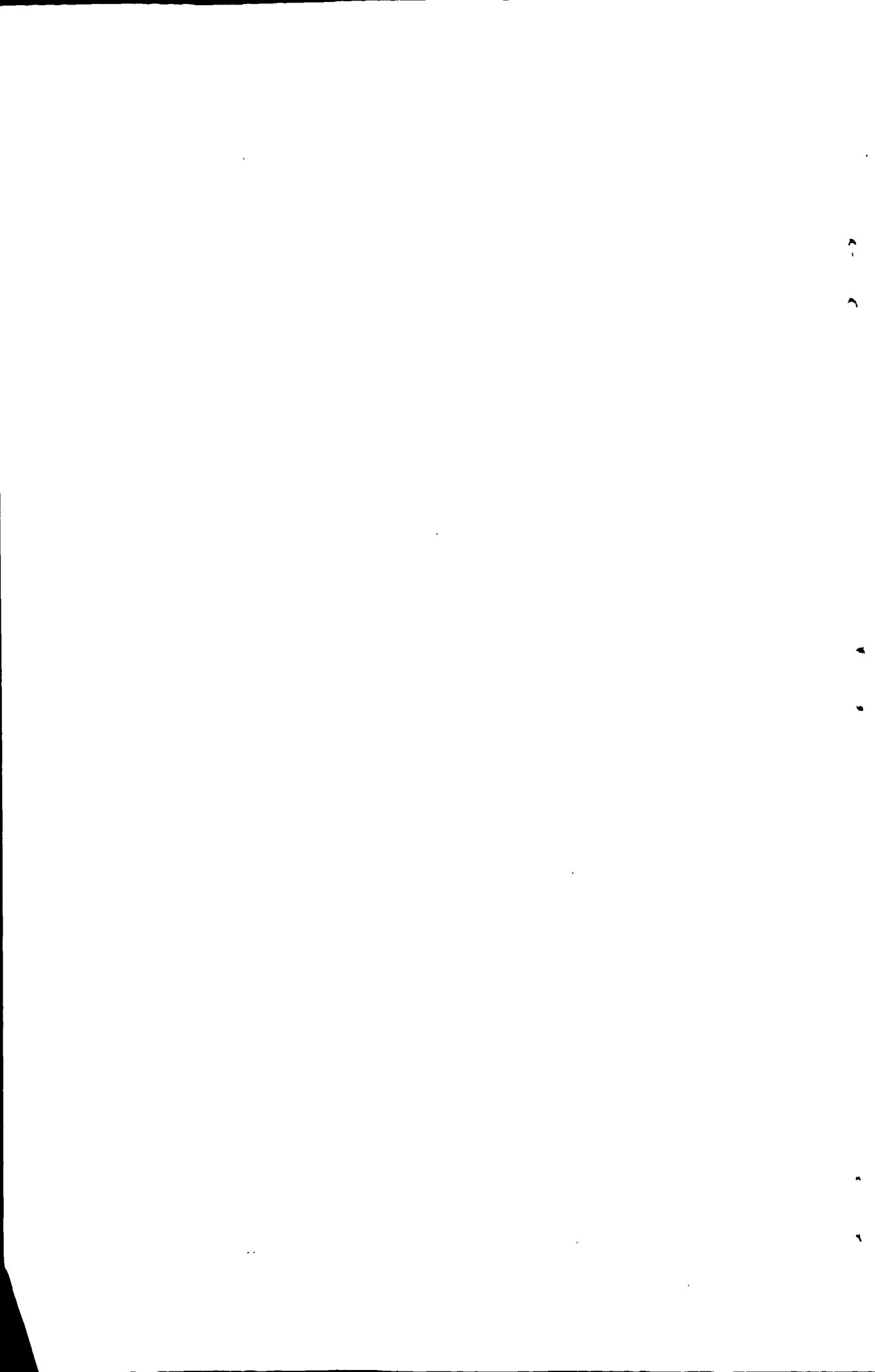
Tingzhang is the order made by the emperor to flog the officials at court who have infuriated the emperor or made mistakes. Tingzhang is not written into the law in Ming Dynasty, rather it is the penalty outside the law. This type of penalty has already existed before Ming Dynasty, yet it has been used frequently by the emperors of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dynasty when it is used much more intensely. Therefore, Tingzhang becomes the prominent political phenomenon of Ming Dynasty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has always made its appearance i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lasting about 30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present thesis attempts to base itself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ingzhang in Ming Dynasty to study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ingzhang during this period, especially the reaction thus caused on part of the emperors and all strata of people of Ming Dynasty. The reaction clearly presents value orientation of Ming Dynasty. Since most people in Ming Dynasty are flogged just because they try to advise the emperors to correct or merely point out the emperor's mistakes, affirmative and envious attitude towards those flogged is prevalent in Ming Dynasty. It is regarded as the embodiment of loyalty. The families of those flogged could understand this quite well and consider it as their honor. Besides, the paper also studies the real attitude of the emperor to flog toward those flogged. With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Public Penalty", the thesis thinks of Tingzhang as the means of the emperor to renovate and enhance its authority. The reverse of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on part of those flogged is also displayed in the thesis. Those flogged have no opposition against the emperor, rather they just try to correct the behaviors of the emperor under the impulse of loyal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ingzhang; social reaction

# 目 录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 录.....	III
引 言.....	1
一、明代廷杖现象研究的基本问题.....	4
(一) 廷杖的基本概念与起源.....	4
(二) 廷杖的具体施刑情况.....	5
二、廷杖在明代的具体执行情况及特点.....	8
(一) 明代前期—洪武到景泰.....	8
(二) 明代中后期—成化到崇祯.....	9
三、皇帝对廷杖的反应.....	15
(一) 公开处罚, 以解心中气愤.....	15
(二) 事后对受杖者“忠义”的肯定与补偿.....	16
1. 当朝起用.....	17
2. 追谥赠官.....	17
3. 恩荫子弟.....	18
四、士人群体的反应.....	20
(一) 请求停止廷杖.....	20
(二) 仰慕受杖者.....	22
(三) 君父观念下明代士人对廷杖的接受.....	24
五、受杖者本人与家庭的反应.....	26
(一) 受杖者本人.....	26
1. 固执的恪守臣责.....	26
2. 舍身取义.....	27
3. 社会道义的驱使.....	28
4. 传统的忠孝观念.....	28
(二) 家庭的反应.....	30
结 语.....	32
附 录.....	33
参考文献.....	40
后 记.....	44



## 引 言

作为明代独特的政治形象，廷杖早受关注，出现在不同主题的学术著作中。如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sup>①</sup>把明代酷刑分为三项：廷杖、酷刑和残杀、诏狱。认为廷杖与其他两项密切联系。作者只是将明代的廷杖分为几个时期来写，基本是对史实的整理，少有议论。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sup>②</sup>以及其续编《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sup>③</sup>对廷杖现象有所探讨，讨论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这些思想家主要从臣的、士的尊严角度来分析廷杖及其皇帝对臣子非礼的对待，认为臣子对非礼的顺承，鼓励了皇帝对士大夫的侮辱。罗宗强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sup>④</sup>在书的第一章，通过几个受杖谏臣的案例分析，通过对他们受杖后心路历程的分析，展现了明代后期士人的精神面貌与价值取向。

早期研究廷杖的论文，主要限于常识性的介绍，如孙卫国的《漫话中国古代的廷杖》<sup>⑤</sup>，本文不在于考察廷杖的起源，只是对历朝在殿廷杖打大臣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多是举例性的，少有分析。

关于廷杖起源问题的论文。杨希义的《“廷杖”首创于朱元璋？》<sup>⑥</sup>一文，简单考察了廷杖的源流，认为廷杖之刑不是始于朱元璋，而是滥觞于北周，继之于隋唐，淫行于明代。吴晗的《廷杖》<sup>⑦</sup>认为，廷杖并不是明朝的独创，是元人留下来的习惯，文中举了几个元代打人的例子，其身份小到地方长官，大到一朝宰相。

通过廷杖现象探讨明代士大夫气节问题的论文。栾保群的《廷杖三题—孟森〈明清史讲义读后〉》<sup>⑧</sup>一文，主要借廷杖来探讨明代士大夫的气节问题，认为明代士大夫的刚正节操很值得推敲，不同意一些论者对明朝皇帝“养士”之风的赞叹。胡以富《廷杖制度对明朝士人风气的影响》<sup>⑨</sup>一文，认为残酷的廷杖不仅不会让士大夫低头，反而士大夫一受廷杖，声名便一时鹊起，廷杖成了考问士大夫骨气和良心的工具。

<sup>①</sup>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

<sup>②</sup>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sup>③</sup>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sup>④</sup>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sup>⑤</sup>孙卫国：《漫话中国古代的廷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02期。

<sup>⑥</sup>杨希义：《“廷杖”首创于朱元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03期。

<sup>⑦</sup>吴晗：《廷杖》，《历史的镜子—吴晗讲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

<sup>⑧</sup>栾保群：《廷杖三题—孟森〈明清史讲义读后〉》，《书屋》，2005年04期。

<sup>⑨</sup>胡以富：《廷杖制度对明朝士人风气的影响》，《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01期。

也有考察廷杖对明代影响的文章。徐爽的《明朝廷杖探析》<sup>①</sup>简单介绍了廷杖在明代的使用情况并总结了廷杖对明代的影响。认为廷杖造成皇权的不断加强与士大夫阶层权利地位的急剧下降,也造成了朝臣素质的下降与言路的阻塞,廷杖成为权宦清除异己的有利武器,并展现了明朝皇帝的流氓本性,它不仅促成了明代皇权达到顶峰,而且也对明朝统治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促成了明朝的灭亡。马腾的《浅议明朝廷杖》<sup>②</sup>也谈到了廷杖的影响,并认为廷杖是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现实在刑罚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之一。

杨炳功的《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sup>③</sup>一文考察了廷杖具体执行的过程。认为它是法外刑,特点是随机性、敏捷性、伸缩性,它不需要什么原则和根据,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和情绪决定施行或不施行,因此它在明代得以频繁使用。这一政治现象里包涵着一个不同于前代的深刻的政治矛盾,即君主与臣僚间的对立已达到极为尖锐、极为严重的地步。

下面几篇论文对明代廷杖的研究比较全面。曹国庆《明代的廷杖》<sup>④</sup>一文,对明代廷杖现象的考察较为详细,首先考察了廷杖的源流,认为自有杖刑之名,廷杖也就随之出现了。其次对廷杖在明代各朝的执行情况以及施行的具体过程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明代廷杖是对人体、人格、人性的摧残。最后讨论了廷杖对明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君主因为有了廷杖,则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廷杖不禁堵塞了言路,而且损害了廷臣的人格和自尊心,致使他们政治热情低落;破坏了法制;助长了宦官、厂卫的气焰,使得宦官专权更加势重,厂卫特务更加跋扈;在官僚内部造成了随意杖责属下官员的恶习。李绍强《明代的廷杖与谏诤》<sup>⑤</sup>一文对廷杖的形成时间进行了考察,并对典型的因谏被杖的谏臣作了简单考察,认为廷杖是威慑钳口的专制工具。他认为在诸多被杖之人中虽不乏老朽迂腐之人,但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的行为还是有一定限制作用的。

除了以上学术论文外,吉林大学杨晶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中后期的廷杖现象研究—兼考察该时期的君臣关系》<sup>⑥</sup>一文,主要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廷杖的特点,增多的深刻根源以及影响,并考察了该时期的君臣关系。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研究很有帮助。但其总体的研究角度单一,多从专制皇权的角度来探讨,将廷杖在明代频发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明代皇权的专制与集中,忽略了受杖者自身及士人与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反应与影响。对受杖者被杖后的情况也鲜有考察。本文试图将廷杖现象置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大背景

<sup>①</sup>徐爽:《明朝廷杖探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sup>②</sup>马腾:《浅议明朝廷杖》,《学习月刊》,2006年第7期,总第270期。

<sup>③</sup>杨炳功:《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南阳师专《南都学坛》,1987年第4期。

<sup>④</sup>曹国庆:《明代的廷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sup>⑤</sup>李绍强:《明代的廷杖与谏诤》,《临沂师专学报》,1993年第二期。

<sup>⑥</sup>杨晶:《明代中后期廷杖现象研究—兼考察该时期的君臣关系》,[硕士论文],长春:吉林大学,2003年。

下，系统地、前后贯通地梳理和解释此现象。主要从士人的“道义”、受杖者家人与社会对此现象的态度与反应等方面说明。本文在理论上将借用福柯“公开处罚”的理论，重新认识明代的廷杖现象，从而解释：为何明代士大夫以受杖为荣？为何受杖之后，声名鹊起？为何因罪受杖，而事后又多有昭雪、褒奖？

## 一、明代廷杖现象研究的基本问题

### (一) 廷杖的基本概念与起源

廷杖，就是皇帝下令在宫廷上杖打因进谏触怒自己或有过失的官员，以提高皇帝的威权，它由司礼监太监监督，锦衣卫执行，廷杖的地点一般在朝堂和午门。明代的律令中对廷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史·刑法志》中说：“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因此它是一种法外刑。在行刑时，其他官员不需要回避，允许普通官员观看，是对官员的一种公开处罚形式。

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骨董续记》中说：“他书记被廷杖者，亦五棍一换，有打着问，与好生打着问之旨。张谱所记，颇与之同，疑打问即廷杖也。”<sup>①</sup>吴晗先生所理解的廷杖是：“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sup>②</sup>

对于廷杖到底起于何时，各家所持观点不同。明清时已有人讨论此问题。《明史·刑法志》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可见，《明史》认为，廷杖开始于明代。《明史》又说“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亦自太祖始矣。”<sup>③</sup>认为廷杖开始于太祖时。但是也有的史书认为廷杖并非始于明，“《志》（《明史·刑法志》）称，廷杖之制，自太祖始。今考太祖三十余年中，实无明文创为此制，又以六年之诏证之，尤信。然则太祖特偶一为之，而不图其后世之因而甚焉。是故，用法不可不慎，以为创自太祖则非也。”<sup>④</sup>

当然，也有人认为廷杖的出现当在明代之前，明人朱国祯认为“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御史蒋挺决杖朝堂，张廷珪执奏，谓“御史可杀不可辱”，人服其知体。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挝人”，此其征也。其后北魏、金、元皆用之，盖以夷狄效中国，而其本俗止有斩杀，原无此法。”<sup>⑤</sup>清代沈家本对明代廷杖的看法是：“廷杖为有明一代糶（糶）政，然其事则不始于明。如东汉世祖之杖丁邯，明帝时九卿皆鞭杖；隋高祖好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唐玄宗之杖蒋挺、姜皎於朝堂，皆前事也。东汉之捶扑，以左雄之言而除。隋高祖

<sup>①</sup>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续记》，卷二·廷杖，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340页。

<sup>②</sup>吴晗：《廷杖》，《历史的镜子—吴晗讲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9页。

<sup>④</sup>[清]嵇璜、曹仁虎等奉敕修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刑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87册，第743页。

<sup>⑤</sup>朱国祯著：《涌幢小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7-268页。

性虽猜忌，亦尝以高颙等切谏，殿内去杖。开元时，以张说之言而止，未有如明代之廷杖直与国运相始终者也。”<sup>①</sup>他认为廷杖并非始于明，但这种在朝堂打人的方式对国家的影响，前代都没有明代严重。

今人对廷杖的起源亦有不同的看法。近人孟森《明清史讲义》云：“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吴晗先生认为，廷杖不是明朝的独创，是元人留下来的习惯。<sup>②</sup>杨希义的《“廷杖”首创于朱元璋？》则认为廷杖之刑并非始于朱元璋，而是滥觞于北周，继之于隋唐，淫行于明代。

综观以上，笔者认为，前代有在殿堂打人的事件，但大多是因为特殊事件，或者是为了纠正官员的过失，并且是偶尔为之。都没有像明代这样，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一个接一个皇帝，都几乎毫无例外并且冠冕堂皇的在朝堂使用。明代廷杖逐渐制度化，规范化，被杖者多是因为直言进谏触犯了皇帝，为了纠正官员过失而使用的情况较少。任何朝代对廷杖的使用，都没有明代频繁，并且施行廷杖时有了具体的分工。那么，明代的廷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什么样的程序，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

## （二）廷杖的具体施刑情况

要了解廷杖的具体施行情况，首先要明确行刑的地点、刑具以及参与行刑的人员。

关于廷杖的地点，前人多有考察，有阙廷、午门、和不在朝中的情况。杖于阙廷的情况最多，翻看明代的史籍，我们经常读到，“某大臣上疏，帝大怒，杖于阙廷。”这样的记载。所谓阙廷，也就是朝堂之上。杖于午门的情况也很多，午门是什么地方呢？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南京称吴王，将皇城南门命名“午门”，这是午门首次出现，后明清两代的皇宫正门皆作“午门”，以前素无此称。<sup>③</sup>

此外，因为明朝特殊的政治原因，实行两京制度，除了把北京作为都城外，还有南京。因此南京行杖的事件也有发生，“南京行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岁祲请振。帝摘其疏中讹字，令锦衣卫诣南京午门前，人杖二十，守备太监监之。”<sup>④</sup>更不能被我们想到的是，当皇帝在盛怒下，不会顾及所在的地点就会杖打官员。《明史·刘世元传》载，“正德十三年，帝幸河西务，指挥黄勋假供奉扰民，御史刘士元按之。勋惧，逃赴行在，因嬖幸譖于帝，云士元闻驾至，令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诬陷士元，命裸缚面讯之。野次无杖，取生柳干痛

<sup>①</sup>[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4页。

<sup>②</sup>吴晗：《廷杖》，《历史的镜子——吴晗讲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sup>③</sup>郭秀阁：《廷杖与推出午门斩首》，《紫禁城》，2005年03期，第184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第2330-2331页。

笞之四十，几死，囚槛车驰入京。”<sup>①</sup>这次廷杖的地点，居然在野外。

廷杖时所用的杖具学人已有考察<sup>②</sup>。因为廷杖在明代的律令中并无明确规定，所以并不是一种正刑，打多少，怎样打，完全由皇帝说了算。但在明代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也形成了某种习惯化的程序，这可以从明人的笔记以及受杖者的文集、年谱中透视出来。

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待，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sup>③</sup>

可见，在行杖之前，先要得到驾贴，所谓驾贴，就是厂卫奉旨逮人或到狱中提囚的公文。

廷杖时的情形是怎样呢？《只廛谈》卷上《廷杖故事》记载了廷杖的施行情况：

亡明故事，凡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什门外，每入一门，门扇随阖，至杖所。……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擗地，几绝者，十之八九。列校行杖之轻重，必察二官之话言，辩其颜色；而黠者则又视其足。足如箕张，囚犹可生；靴尖一敛，而囚无生理矣。……论明事至此，未尝不叹二百七十余年之享国为独幸也。<sup>④</sup>

崇祯朝的礼科给事中姜琛在其年谱中记载了他受杖的情形：

二十一日，发琛及开元（熊开元）午门外杖一百。是时误传两人皆弃市，故狱卒纵恣掠取一尽，仅存下衣而已。两人素未谋面，此日相见也。自出狱户至长安街，居民拥视者数万人。有斋木耳灰和酒以进者，曰：性凉血，饮之当不死。且为下泣曰：“真忠臣”。例，廷杖金吾主之。是日，遣两大珰监视，上意特严切，以故，棍凡数折。拜杖时，午门外西偏褰衣百余人，各执木棍一。宣读毕，一人持麻兜一，自肩脊而下束之，令不得左右动而头面触地，浊尘满口中矣。又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拽，但两臀受杖而已。杖毕，琛昏迷不知痛，竹篥舁（抬的意思）之出，第垓口街童溺饮我，名医吕邦相以医。<sup>⑤</sup>

可见，在皇帝的廷杖之下，大臣已无任何隐私可言，不仅朝中官员，即使普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刘世元传》，第4997页。

<sup>②</sup>此内容可参看杨晶：《明代中后期廷杖现象研究—兼考察该时期的君臣关系》，[硕士论文]，长春：吉林大学，2003年。

<sup>③</sup>[明]李清：《三垣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页。

<sup>④</sup>转引自胡吉勋：《“大礼仪”与明廷人事变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胡承谱：《只廛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廷杖故事》，第125页。

<sup>⑤</sup>[明]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63册，第719-720页。

通百姓也有机会看到其受杖的情形。

此外，明末清初的散文家魏禧在其文集《魏叔子集》中也记载了廷杖的过程：

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褰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拽。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腐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sup>①</sup>

从上面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执行廷杖的是锦衣卫，监杖的是司礼监太监，打人的程度也是异常惨烈。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皇帝出于一时兴致，还会亲自监杖。嘉靖十三年，户科给事中张选被杖阙下八十，“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每一人行杖毕，辄以数报。”<sup>②</sup>

明代的廷杖并不是从开始就打的如此严重，经历了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成化时，“率容厚棉底衣、重毡叠裹”。到正德朝，“逆瑾窃权，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sup>③</sup>于是，廷杖变成了非常血腥的体罚。对于这种惨烈的处罚，为什么能够在明代存留这么长的时间？明代的士人为什么能够忍受下来？后文将具体分析。

<sup>①</sup>转引自，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68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七，列传第九五，《张选传》，第5476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四，列传第八二，《林俊传》，第5140页。

## 二、廷杖在明代的具体执行情况及特点

明代在蒙元之后建国，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复兴与重建。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政治。<sup>①</sup>因此，明代的士大夫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士大夫有着相同的地方，他们普遍以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且继承了宋代士大夫的一些特征。在宋代士大夫的心中，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因此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敢于任责而直抒己见。北宋中期，已经有了士人群体的觉醒，因此，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共政”理念贯穿其中。明代的士大夫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就要结合明代的整个建国背景与特殊环境来考察。元代是蒙古色目贵族统治的时代，汉族士大夫受到歧视，不被重用。明朝建国后，普通的读书人也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有了得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即明代之士大夫经历蒙元百年统治之后，实有群体回归为新朝主人之感觉。群体回归，不尽同于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作养士气者非太祖，而在于新朝之建立。<sup>②</sup>商传先生的这一说法很有道理。因此，明代士人主人翁的责任感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政治中，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主动性，以期皇帝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明君，更好的治理国家。当皇帝的言行与他们的期望有差距时，他们便会做出限制皇帝的行为。虽然发挥作用的情况极少，但他们依然按照传统观念恪守臣责，以身殉道。廷杖便是这种传统观念在士大夫行动上的展露。

廷杖在明代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不仅与各个时期皇帝的执政特点有关，也与士大夫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整体情况有关。先看一下廷杖在明代各时期的执行情况。

### （一）明代前期—洪武到景泰

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言多忤旨，诏太素面诘，杖于朝。<sup>③</sup>这是明史记载的第一个被廷杖的大臣，可以视为明代廷杖的开始。之后，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十四年，工部尚书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sup>④</sup>洪武朝发生廷杖的次数较少，但却开了明代廷杖的先例，以至于后世子孙多有效仿，甚至愈演愈烈。建文朝只有短暂的四年，其间忙于对前朝各种政策的变更，以及为了巩固统治所实行的削藩，因此未发生过廷杖之事。史

<sup>①</sup>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68页。

<sup>②</sup>商传：《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第76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九，列传第二七，《茹太素传》，第3987页。

<sup>④</sup>[清]夏燮：《明通鉴》，卷七，太祖洪武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9页。

书中,虽然没有对永乐朝廷杖的记载,但类似廷杖性质的公开处罚大臣的形式还是存在的。

仁、宣两朝继太祖、成祖创业之后,被旧史家誉为“致平之年”。<sup>①</sup>几乎找不到关于廷杖的记载,但是也有类似于廷杖性质的事件发生,宣德三年,宣宗怒御史严𪔐、方鼎、何杰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sup>②</sup>虽未廷杖,但“命枷以徇”,其性质和廷杖是相同的,也是对大臣的一种公开处罚。

至正统中,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璘,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sup>③</sup>英宗复辟之后,天顺朝仍有杖打大臣的事件发生。天顺末年,都给事中王诏偕梁璟等论及宫闱事,惹帝怒,被杖。<sup>④</sup>景泰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当景帝代替英宗登上皇位后第三年,英宗之子被贬为沂王,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朝臣的意愿,因此皇位继承问题始终是景帝不愿提及的一个问题。当景泰五年(1454年)五月,御史锺同上疏论时政,遂及复储事(沂王)。越数日,章纶亦疏言复储事,遂并下诏狱。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庄亦以言沂王事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狱中杖之,同竟死。时年三十二。<sup>⑤</sup>不仅如此,还有因其它原因被杖的事件。《明史·何观传》载,“景泰二年劾尚书王直辈正统时阿附权奸,不宜在左右。中贵见权奸语,以为侵己,上书诬陷何观,激帝怒,下观诏狱,杖之,谪九溪卫经历。”<sup>⑥</sup>

由上可见,明代前期,受杖者的言辞并不激烈,多因言时政,以及规劝皇帝的行为受杖。因宦官擅权发生廷杖的,只有正统时的王振。从成化朝开始,情况变的极为复杂。无论从受杖者受杖的原因、受杖程度、受杖者的身份以及受杖的人数,都呈现出异于明代前期的新特点。

## (二) 明代中后期—成化到崇祯

从成化朝开始,廷杖的次数开始频繁起来,据明史记载就有十次之多。成化三年(1467年)冬,帝以元夕张灯,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言天下时政,被杖,同时贬官。<sup>⑦</sup>刑科给事中吕献,坐事,杖阙廷。<sup>⑧</sup>成化十年,御史方佑,奏言刑狱弊政被杖。<sup>⑨</sup>御史张泰因偕同官谏万贵妃干政,廷杖几毙。<sup>⑩</sup>

<sup>①</sup>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第2329-2320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第2330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五,列传第七三,《王诏传》,第4903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六二,列传第五〇,《钟同传》,第4408-4410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六二,列传第五〇,《何观传》,第4407-4408页。

<sup>⑦</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九,列传第六七,《章懋传》,第4751页。

<sup>⑧</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〇,列传第六八,《吕献传》,第4795页。

<sup>⑨</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〇,《刑法二》第2323页。

<sup>⑩</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六,列传第七四,《张泰传》,第4940页。

南京御史吴文度，偕同官孙需等论妖僧继晓，被廷杖。<sup>①</sup>南京行杖也始于成化朝。可见，廷杖发展之迅速，皇帝使用之频繁。

明代唯一没有发生廷杖的是弘治朝，但是到了正德年间，廷杖又成了士大夫的家常便饭，并且发生了士大夫伏阙谏诤、群体受杖的情况。正德朝的被杖者基本是因两大原因受杖，一类是因为宦官刘瑾擅权，二是因为谏武宗南巡被杖，因其它情况被杖的也有。

正德朝宦官刘瑾擅权，士大夫言行有与他不合者，便会矫诏廷杖大臣，甚至会设法陷害大臣。正德元年（1506年），刘健、谢迁因刘瑾的排挤去位，户科给事中刘苞与刑科给事中吕翀各抗章乞留。<sup>②</sup>之后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与给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彦徽等进章奏留刘健、谢迁，且劾中官高凤。帝怒，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sup>③</sup>南京御史蒋钦也在进奏之列，被逮下诏狱，廷杖为民。居三日，钦独具疏，再杖三十，系狱。越三日，复具疏，复杖三十，杖后三日，卒于狱。<sup>④</sup>同时，很多人上疏申救他们，也被刘瑾矫诏廷杖，其中有兵部主事王守仁，被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sup>⑤</sup>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刘瑾被杖。陶谐曾请求皇帝治罪于刘瑾等，后来陶谐当出理边储，以工科掌印无人，请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谐，下诏狱廷杖，斥为民。旋榜为奸党。又诬以巡视十库时缺布不奏，复械至阙下杖之，谪戍肃州。瑾诛，释还乡，其党犹用事，竟不获召。<sup>⑥</sup>由上可见，宦官的怂恿，皇帝的默许，增加了廷杖的发生。

正德朝另一次大规模的杖打群臣是因为武宗南巡事。士大夫集体受杖的经过是这样的：武宗对政务毫无兴趣，好骑射、巡游，正德十四年癸丑，武宗在江彬的撺弄下欲南巡，因为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久储逆志。群臣担心皇帝的安危，议论纷纷。兵部郎中黄鞏上疏阻止，其中讲到了南巡的危险、弊端以及应依法惩治江彬。会员外郎陆震亦草疏将谏，见鞏疏称叹，因毁己稿，与鞏连疏上之。修撰舒芬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要诸曹连章入谏，众皆许诺。芬、应轸遂偕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臣、马汝驥、曹嘉同上疏谏阻。疏入，尚书陆完迎谓曰：上闻有谏者辄恚，欲自引决。诸君休矣，勿归过君上沾直名。芬等不应而出，有顷，良胜、潮过芬，扼腕且恨完。会太常博士陆九川至，芬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夺志，君辈可遂己乎！明日，良胜、潮、九川遂连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就连医士许鏊也上谏阻止。诸疏连入，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六，列传第七四，《吴文度传》，第4941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刘苞传》，第4973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戴铣传》，第4976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蒋钦传》，第4982-4983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五，列传第八三，《王守仁传》，第5160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三，列传第九一，《陶谐传》，第5364页。

皇帝与诸倖臣皆大怒，于是下良胜、潮、九川、鳌及鞏、震诏狱，芬及衍端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乙卯，又下大理寺正周叙十人于狱；丙辰，又下行人司副于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三人于狱。是时，诸人连名疏相继上，上益怒，并下诏狱。俄令叙、廷瓚、大辂三人与鞏、震等六人俱跪阙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系狱。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观者，无不叹息泣下。可见，这些大臣已经毫无体面可言，和监狱里的囚徒已无多大差别。戊午，舒芬等一百七人罚跪完毕后，武宗命令杖于午门，各三十。当舒芬被杖时，江彬怒诸臣等斥其罪恶，阴助上怒，杖之特重，呼号之声徹于禁掖。戊寅，杖郎中黄鞏、员外陆震等六人。此六人是之前被杖下狱者。及大理寺正周叙、主事林大辂、行人司副余廷瓚三人各五十，余三十人各四十。与这些人同时受杖的还有吏部姚继严、行人陶滋、巴思明等二十二人。大理寺评事林公黼等十一人因廷杖而死。<sup>①</sup>在士大夫的群体抗争之下，武宗竟被感动，取消了南巡计划。这是明代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廷杖群臣的事件之一，是士大夫群体进谏抗争唯一一次发挥作用。

嘉靖朝发生的廷杖事件丝毫不逊色于前朝，而且变本加厉，嘉靖帝性格偏执，统治方式粗暴而专横，在他即位之初，就因为群臣于左顺门伏阙哭争大礼，发生了士大夫群体被打的事件，之后大大小小的廷杖更是不断。在严嵩掌权期间，因弹劾严嵩很多大臣被杖。在此朝，也出现了大臣因边事被杖的情况，这是明代前期所未有的。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病逝，无后嗣继承帝位，也无同父兄弟。于是首辅杨廷和等人依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原则，并在孝宗张皇后的支持下，迎立兴献王朱祐杭的儿子即武宗的叔伯兄弟朱厚璉入继帝位。世宗即位后不久，就下旨让朝臣为其生父拟定尊崇称号，经过众议，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定兴献王称号为“本生考”，称孝宗为皇考。但是实际上朱厚璉对此并不满意。因此，嘉靖三年七月，世宗采用桂萼等的议论，欲去掉“本生”之名，这引起了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世宗去掉“本生”二字，吏部侍郎何孟春，其时，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各具疏争，并留中不发，群情益汹汹。会朝方罢，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府相号召。于是包括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诸司郎官等在内的各级官员二百二十余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独跪伏不起。嘉靖帝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

<sup>①</sup>以上内容皆依据[清]夏燮：《明通鉴》，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89-1793页。

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并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系四品以下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癸未（五天以后），杖马理等于廷。<sup>①</sup>过了几天，又施行了一次廷杖，“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sup>②</sup>

这次群臣争大礼，有一百三十四人被杖，死者十七人，是明代历史上杖死人数最多，最为惨烈的一次。士大夫不惜生命代价，维护传统宗法礼制，但他们的集体抗争，并未发挥作用，世宗依然一意孤行。

自此之后，愈加频繁的廷杖大臣。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京太庙炎，南京兵部主事刘世龙，应诏陈三事，疏入帝怒，说世龙是讪上庇逆。械系至京，下诏狱拷掠。狱具，复廷杖八十，斥为民。<sup>③</sup>十三年四月，时享太庙，世宗遣武定侯郭勋代祭，户科给事中张选言皇帝应亲自参加祭祀，帝怒，夏言为其求情，帝愈怒责言等党比，命执选阙下，杖八十。<sup>④</sup>十九年（1540），嘉靖帝欲令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长生不老之药，太仆卿杨最抗疏进谏，被杖死。<sup>⑤</sup>二十年夏四月，九庙灾，诏百官言时政得失。户部主事周天佐上言，认为应表彰御史杨爵的忠义行为，帝大怒，杖六十，下狱死。<sup>⑥</sup>

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婢之变”后，世宗移居西苑万寿宫，从此与外界的交往益少，严嵩把持朝政，因此，严嵩就有机会以廷杖的方式陷害弹劾自己的人，并以此作为发泄私愤的工具。二十年，叶经因交城王表桺袭爵之事劾奏严嵩“贪污显著，渎乱国典”。<sup>⑦</sup>世宗将袭爵之议交予廷议，但却对严嵩不问。严嵩对叶经怀恨在心，后叶经监山东乡试，嵩摘试录中有讽上语，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阙下死。<sup>⑧</sup>二十八年五月，杖给事中沈束于阙廷。初，沈束上疏请恤大同总兵周尚文，语侵严嵩。于是下束法司讯鞫。法司论赎刑上，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长系镇抚司。<sup>⑨</sup>三十年春正月，杖锦衣卫经历沈炼劾严嵩十大罪，杖于阙廷。诏以炼诋诬大臣，廷杖之，谪田保安。<sup>⑩</sup>三十七年三月，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劾严嵩……主事张翀、董传策亦交章论之，俱下狱，廷杖，谪戍岭南。<sup>11</sup>弹劾权奸，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此时的嘉靖帝偏信严嵩，已经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一，列传第七九，《何孟春传》，第5070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二，列传第八〇，《杨慎传》，第5082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七，列传第九五，《刘世龙传》，第5474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七，列传第九五，《张选传》，第5476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杨最传》，第5516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周天佐传》，第5528页。

<sup>⑦</sup>《世宗实录》，卷252，嘉靖二十年八月甲寅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7年，第5039页。

<sup>⑧</sup>[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中华书局，1977年，第813页。

<sup>⑨</sup>[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第815页。

<sup>⑩</sup>[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第817页。

<sup>11</sup>[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第826页。

力。

因边事被杖的，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耀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所以《明史·刑法志三》才发出这样的感慨“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sup>①</sup>

隆庆朝虽然只有短暂的六年时间（1567-1673年），但被杖者也比比皆是。隆庆二年，户科给事中石星，疏请养圣躬等六事，杖阙下，斥为民。隆庆三年，尚宝司丞郑履淳疏言用贤等事，杖之百，系刑部狱数月。后刑科舒化等为其求情，释为民。<sup>②</sup>云南道御史詹仰庇巡视十库，因上疏中有“再照人主”语，被宦官指为大不敬，帝怒，遂廷杖百，除名。<sup>③</sup>隆庆四年，户科给事中李己因谏买金宝，帝震怒，杖之百，锢刑部狱。<sup>④</sup>

万历朝，由于神宗朱翊钧继位时年仅十岁，因此由大学士张居正辅政。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丧，夺情视事，群臣纷纷上书反对居正夺情。编修吴中行首上疏，认为张居正应遵祖制，回籍守丧。接着检讨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也接连上疏。于是五人皆被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sup>⑤</sup>十四年，卢洪春谏万历帝不朝，廷杖六十，斥为民。<sup>⑥</sup>神宗宠郑贵妃，疏皇后、长子，企图把郑贵妃子朱常洵提升到高于长子的地位，因此建储问题迟迟未决。万历二十年，给事中孟养浩言建储事，被杖百并削籍为民。<sup>⑦</sup>给事中王德完，也因为皇长子册立事上疏，被廷杖百。<sup>⑧</sup>据《明史·刑法志》记载，自万历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内外官杖成为民者有140多人。

天启朝廷杖依然频繁发生，大多是因为魏忠贤专权。二年（1622年），魏忠贤渐用事，外廷应之，数斥逐大臣。文震孟愤，于是冬十月上《勤政讲学疏》。疏入，忠贤屏不即奏。乘帝观剧，摘疏中“傀儡登场”语，谓比帝于偶人，不杀无以示天下，帝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sup>⑨</sup>四年，战事紧急，刑部主事万燝被调为工部营缮主事，请忠贤发兵助，不发，万燝抗章急论。忠贤大怒，矫旨廷杖一百，斥为民。<sup>⑩</sup>大学士丁绍轼陷害熊廷弼死，御史吴裕中有奏疏谴责丁绍轼。魏忠贤传旨斥责吴裕中是熊廷弼的姻戚，奏疏是代熊廷弼报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第2331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五，列传第一〇三，《郑履淳传》，第5683页。

<sup>③</sup>故事，诸司文移往还，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书无此体。（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五，列传第一〇三，《詹仰庇传》，第5679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五，列传第一〇三，《陈吾德传》，第5685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九，列传第一一七，《吴中行传》，第5999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三四，列传第一二二，《卢洪春传》，第6092页。

<sup>⑦</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三，列传第一二一，《孟养浩传》，第6041页。

<sup>⑧</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三五，列传第一二三，《王德完传》，第6133页。

<sup>⑨</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五一，列传第一三九，《文震孟传》，第6496页。

<sup>⑩</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五，列传第一三三，《万燝传》，第6362页。

仇。于是廷杖一百，创重卒。<sup>①</sup>

崇祯朝已走到明代的穷途末路，虽然没有前朝因权宦权臣出现廷杖的现象，但皇帝依然对廷杖情有独钟。三年（1630年），工科右给事中颜继祖巡视京城十六门濠塹，疏列八事，劾监督主事方应明旷职，思宗将其杖斥。<sup>②</sup>九年，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疏论温体仁六大罪，明年春，责以颠倒贤奸，恣意讪侮，廷杖六十创重而卒。<sup>③</sup>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推奖道周备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阅。而大学士魏照乘恶道周甚，则拟旨责学龙滥荐。帝遂发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究党与。<sup>④</sup>黄道周下狱后，户部主事叶廷秀，太学生涂仲吉上疏颂黄道周，皆廷杖。<sup>⑤</sup>十五年，礼科给事中姜燾、行人司副熊开元分别上疏论言官事及弹劾首辅周延儒，触怒思宗，被廷杖一百，打入狱中，到了十七年四月，姜燾才被释放，并戍宣州卫。<sup>⑥</sup>

以上是明代廷杖的基本情况，还有一些未列入文中。由上可见，明代廷杖实施的频繁程度。除了弘治朝，各朝都有廷杖发生，并且愈演愈烈，被杖者以言官为主，明代的言官由给事中和御史组成。但又不限于言官，身份极广，小到知府，如“蔡如川字继之，文庄公曾孙。万历元年乡荐，累官寻甸知府，以矿税抗内监，逮诏狱，廷杖卒。”<sup>⑦</sup>大到六部尚书。此外，太医、国子监生也有被廷杖的，有的父子被杖。文武官员皆有被杖者，但更多的是文官。按常理推断，前朝有人被杖后，后代士大夫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可事实却是后人前赴后继，毫无畏惧之情，并且上疏建言言词越来越激烈，廷杖的实施也更加变本加厉。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关注当时社会对廷杖的反应开始。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五，列传第一三三，《吴裕中传》，第6369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八，列传第一三六，《颜继祖传》，第6424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五八，列传第一四六，《傅朝祐传》，第6665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五五，列传第一四三，《黄道周传》，第6599页。

<sup>⑤</sup>[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诸儒学案下四》，《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15册，第955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五八，列传第一四六，《熊开元传》，第6668页。

<sup>⑦</sup>[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十九，《郡守蔡先生如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18册，第594页。

### 三、皇帝对廷杖的反应

关于皇帝对廷杖的态度或反应，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皇帝在实施廷杖时的心态和事后皇帝对受杖者的一些补救措施。

#### （一）公开处罚，以解心中气愤

通过前文对明代廷杖实施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受杖者在进谏时往往直指时弊，在众臣面前揭发皇帝的错误。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当然无法容忍。所以在盛怒之下，皇帝会选择一种可以直接发泄怒气的方式，廷杖便成为首选。实施廷杖无需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只需皇帝一个口令，打多少完全由皇帝说了算，皇帝生气的程度不同，杖打的程度也就不同。对触犯者的肉体施行惩罚，场面残忍，官员不需要回避，可以目睹杖打的整个过程。对于这样一种公开处罚大臣的形式，受杖者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疼痛，而且精神上也受到羞辱。以此方式，皇帝才能发泄心中的怒气。此外，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已不是单纯为了惩罚言行触犯自己的人，还有以此来警告其他官员的目的。如嘉靖帝曾经“摘思忠元旦贺表误，廷杖之百，斥为民，以怵阶（徐阶）。"<sup>①</sup>以此来显示作为皇帝的威严，满足他心理上的需要。

除了廷杖之外，明代皇帝还会采用其他公开处罚的方式，惩罚冒犯自己的大臣。特别是枷示、荷校之刑。“枷示”就是带枷示众；“荷校”一语源出《周易》，意即颈负械具。王雪玲的《说“荷校”》一文对荷校的演变做了考察。<sup>②</sup>枷械产生后，唐人谓“校”为“枷”，即颈上带枷。枷是唐代主要刑具之一，相关制度已渐趋完备。明清继续将枷作为一种主要的刑具，并且将其发展。明代不仅将其用来惩罚一般的罪犯，而且皇帝也会用来惩罚触犯自己的臣子。在明代，又有了立枷、枷号示众等形式的变化，这里要说明一点，荷校与枷示指的是同一种刑罚，只是称呼不同而已，他们同廷杖的性质是相似的，都是在众人面前带有惩戒性的公开处罚。《明史》中我们屡见皇帝对此的应用。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载，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皜、方鼎、何杰等沈涵涵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至正统中，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瑞，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sup>③</sup>天顺七年四月，“逮宣、大巡按御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三，列传第一〇一，《徐阶传》，第5633页。

<sup>②</sup>王雪玲：《说“荷校”》，《史学月刊》，2008年11期，第132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29-2330页。

史李蕃,荷校于长安门,寻死”。六月,“逮山西巡按御史韩祺,荷校于长安门,数日死”。<sup>①</sup>正德二年二月,“杖御史王良臣于午门,御史王时中荷校于都察院”。<sup>②</sup>《万历野获编》载,正统二年,御史王学敏,受巡检陈永证贿,嘱郎中崔镛荐升知县。事觉,上命杖一百,枷示三月,谪戍辽东边卫。<sup>③</sup>万历时“有司断狱,往往罪外加罚;帝好用立枷,重三百斤,犯者立死。(孙)玮极陈其害。诏立枷如故。”<sup>④</sup>可见,明代皇帝偏爱这种公开处罚朝臣的形式,与廷杖一起,共同施加于冒犯皇帝的大臣,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公开处罚作了这样的阐释:“公开处决就具有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它用展现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恢复君权。公开处决虽然是一种匆促而普遍的形式,但也属于表现权力失而复得的重大仪式之列。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使君权受辱的罪犯施展无坚不摧的力量,其宗旨与其说是重建某种平衡,不如说是将胆敢蹂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其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建权力。”<sup>⑤</sup>明代的皇帝也正是利用了这一效能,用公开处罚的方式教训那些胆敢冒犯自己的朝臣,以解心中气愤,以儆效尤,从而修补、重塑被冒犯的权威。但是皇帝对这些受杖者并不是一杖了之,当皇帝怒气消解还会给予一定的补偿措施。

## (二) 事后对受杖者“忠义”的肯定与补偿

上节提到,皇帝使用廷杖是为了一泄心中气愤,但是当皇帝怒气平息,反思朝政,会意识到这些大臣的行为并没有实质上的错误。因此会给予受杖者平反诏恤,恢复其名誉,肯定其当时上疏进谏,不避杖责,是忠义的行为。另外,在新皇帝继位之初,也会给予前朝受杖者一些优待措施。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说一下明代受杖者结果有三:第一,当场毙命。第二,受杖后过不了几天就死。第三,保住性命。对于保住性命的受杖者又有几种情况,一杖了之,仍旧在原位任职;杖后打入诏狱,有的竟在里面达十六年之久;被贬官,或斥为编氓,流放到边远的地区。

洪武到宣德时,由于廷杖的人数较少,廷杖的使用还不是太普遍,所以,较少存在平反的情况。正统、景泰、天顺时期,政治情况特殊。景泰时的受杖者多是因为言复储及沂王事,因此,英宗复位后,首先给他们平反。锺同被赠大理左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二,本纪十二,《英宗后纪》,第159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六,本纪十六,《武宗纪》,第201页。

<sup>③</sup>[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九《台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9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列传第一三三,《李应昇传》,第6271页。

<sup>⑤</sup>[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

寺丞，录其子启为国子生，寻授咸宁知县。请父遗骸归葬，诏给舟车路费。<sup>①</sup>廖庄也在英宗复位后，召为大理寺左少卿。<sup>②</sup>章纶擢礼部右侍郎。从成化朝开始，前朝受杖者在后朝新皇帝继位之初，便会给他们平反。明代给受杖者平反的力度，嘉隆两朝最为突出。因此本文对此问题的分析，主要从成化朝开始。至于平反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当朝起用，恢复官职，追谥赠官，恩荫子弟。

## 1. 当朝起用

当朝被起用的情况，主要是那些因为权宦权臣而被杖并且侥幸保住性命的人。在权宦权臣不再受宠倒台后，由于朝中士大夫的建议，皇帝会重新起用这些人，恢复他们的原职。如因弹劾刘瑾或被其诬陷而被杖的大臣在刘瑾被诛后，便会平反诏恤。因刘健、谢迁去位纷纷求情的刘苞、陆崑、蒋钦等，在刘瑾被诛后，恢复原官，重新召用。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丧，夺情视事。很多大臣反对居正夺情被杖。万历十年十二月甲午，张居正病故，当时这些因反对夺情被杖的大臣陆续得以平反。检讨赵用贤在居正死的第二年，就被恢复原官，进右赞善；<sup>③</sup>主事沈思孝在万历十年起原官，改尚宝司丞；<sup>④</sup>编修吴中行在万历十一年特旨起用。<sup>⑤</sup>

## 2. 追谥赠官

皇帝给受杖者追加谥号，对已故人物平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受杖者之前行为的一种肯定，追谥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田冰的《明代的追谥与夺谥》认为追谥有这样的意义：“明代皇帝利用时人普遍重视名义的心理，同意给请谥之臣的先祖赐谥，有扶持正义、教化天下和激励请谥之臣竭诚效力的双重效果，从而实现控制整个官僚体系的目的。”<sup>⑥</sup>这里姑且不谈皇帝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只就扶持正义来说，皇帝确实承认受杖者之前上疏进谏的行为是正确的。

嘉隆两朝对受杖者平反的力度最大。嘉靖帝登极，下诏对正德十四年(1519年)因谏南巡而被“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的文武官员，“该部具奏起取原职，酌量升用，杖死者追赠。”<sup>⑦</sup>因此，因谏南巡被杖者在嘉靖朝基本得以平反，并且很多大臣重新得以起用。下面仅列举几例予以说明：金吾右卫都指挥金事张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六二，列传第五〇，《钟同传》，第4410页。

<sup>②</sup>《宪宗实录》，卷三七，成化二年丁未条，第0728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九，列传一一七，《赵用贤传》，第6000页。

<sup>④</sup>《神宗实录》，卷四八七，万历三十九年癸亥条，第9191-9192页。

<sup>⑤</sup>《神宗实录》，卷二九〇，万历二十三年壬子条，第5375页。

<sup>⑥</sup>田冰：《明代的追谥与夺谥》，《史学月刊》，2007年11期，第129页。

<sup>⑦</sup>陈世锡：《皇明世法录》，卷六五，转引自田冰：《明代的追谥与夺谥》，《史学月刊》，2007年11期，第129页。

英，在正德十六年壬子朔，复故，赠都指挥使，赐祭，仍优恤其家。<sup>①</sup>舒芬在世宗继位后，召复故官。嘉靖时又因议大礼被杖谪，万历中被追谥文节。<sup>②</sup>被杖死的陆震，在世宗继位后，赠太常寺少卿。<sup>③</sup>

穆宗继位之后，先朝被廷杖诸臣，也陆续给予平反。在嘉靖之季以论劾奸相严嵩遇害的杨继盛，穆宗即位，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并予祭录荫，又锡祠于保定府，额曰旌忠。而后，公之冤始白。至今，皇帝天启三年，俞臣翔之请，予公谕葬，盖追行庄皇帝显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后朝廷所以恤公之典始备。<sup>④</sup>嘉靖三十年被杖谪的锦衣卫经历沈炼，隆庆元年丁卯已经卒十一年。穆宗皇帝改元，首诏下诸司议，复先生原官，加赠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遣官谕祭，录一子入国学，襄以贡举。<sup>⑤</sup>嘉靖三十四年冬被杖的杨允绳，在穆宗继位之初，赠光禄少卿，予一子官。天启初，谥忠恪。<sup>⑥</sup>可见，皇帝给他们赐谥赠官，确实是因为他们敢于伸张正义，直言进谏。

### 3. 恩荫子弟

皇帝不仅给受杖者平反，而且有些受杖者的子孙会得到荫叙。明代的受杖者大多是因为直言进谏，对死于忠谏之臣的荫叙，是明代荫叙的一种。“明中叶后，新帝登极之时，往往要给予前朝因忠谏而死的官员以荫叙恩典，以示抚恤和激励。”<sup>⑦</sup>

穆宗登极之初，先朝被杖死大臣的后代，很多被荫为国子生。壬子，荫原任河南道御史曾孙子綬为国子生，时劾吏部尚书汪鋐，死于廷杖也。<sup>⑧</sup>癸丑，荫原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浦鋐嫡孙朝柱为国子生，以鋐死廷杖也。<sup>⑨</sup>隆庆二年二月，壬寅，荫故户科给事中薛宗鑑（铠）子洪为国子生，以鑑建言死廷杖也。<sup>⑩</sup>其它朝代也有关于杖死者后代被荫叙的记载。天启元年冬，万历中建言诤误获谴诸臣弃林下久，死者已过半。问达等定议：以廷杖、系狱、遣戍者为一等，赠官荫子；贬窜、削籍者为一等，但赠官。获恤者七十五人。<sup>⑪</sup>《明实录》的记载是这样的，天启二年甲申，吏部尚书张问达遵先帝遗诏，恤录先朝遗忠分为二等，其以国本

<sup>①</sup>《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壬子条，第0061页。《明史》记载，张英当时被杖八十而死，与此处记载有不同。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九，列传第六七，《舒芬传》，第4761页。

<sup>③</sup>《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癸丑条，第0064-0065页。

<sup>④</sup>〔明〕杨继盛撰：《杨忠愍集》，卷四《墓祠碑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700页。

<sup>⑤</sup>〔明〕沈鍊撰：《青霞集》，（明）王元敬编：《年谱》，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167-169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杨允绳传》，第5544页。

<sup>⑦</sup>郭培贵：《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51页。

<sup>⑧</sup>《穆宗实录》，卷五，隆庆元年二月壬子条，第0156页。

<sup>⑨</sup>《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四月癸丑条，第0218页。

<sup>⑩</sup>《穆宗实录》，卷十七，隆庆二年二月壬寅条，第0468页。

<sup>⑪</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一，列传第一二九，《张问达传》，第6261页。

抗疏楚毙及建言诏狱受楚遣戍者为一等，赠官荫一子。<sup>①</sup>可见受杖者也被列入遗忠之列。曾在正德时三疏三杖的蒋钦，在嘉靖五年，上允言官请，命所在立祠祀之，而荫其子浣入监。<sup>②</sup>可见，这些因廷杖而死的大臣也被列入忠义之列，对他们的后代给予荫叙，一方面是对受杖者行为的一种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臣下直言进谏，并且弘扬朝廷正气。

皇帝给他们的平反，是对这些受杖者忠义行为的肯定与补偿。当然，皇帝在给他们平反的时候，这几种形式并不是孤立的，有时这几种恩赐同时加于一人。皇帝虽然肯定受杖者的“忠义”行为，但我们并不排除，皇帝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对受杖者追谥赠官，对其子孙后代加以荫叙等方式，以此来向士人显示自己的英明，特别是新皇帝登基之初，更是体现一种万象更新的气象。同时，士人纷纷上书进谏为受杖者求情，也给皇帝带来了一定的舆论压力，这在后文将要具体阐述，皇帝也是为了安抚人心。此外，皇帝也深知言路畅通的重要性，所以恩威并施，对直言进谏的大臣既打压又鼓励。

<sup>①</sup> 《熹宗实录》，卷二十三，天启二年五月癸未条，第 1142 页。

<sup>②</sup> 《世宗实录》，卷二三〇，嘉靖十八年十月戊寅条，第 4747 页。

## 四、士人群体的反应

明代士人对廷杖这一现象多持反对态度，对受杖者往往持仰慕之情。从普通的生员阶层到朝中大臣，都对廷杖事件做出积极反应。上疏言廷杖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对言路、士气以及朝政的危害，纷纷请求停止廷杖。受杖者的同僚师友等也为其上疏求情，或为其撰文祭奠。很多人会因此招来廷杖的责罚，他们遗留下来的奏疏以及文集流露出了对这一现象的态度。

### （一）请求停止廷杖

明代士大夫上书进谏请求停止廷杖的记载，屡见于明代的史籍中，主要谈到廷杖的种种弊端。廷杖与《礼记》中“刑不上大夫”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士大夫首先以此来反对廷杖施加于士人。嘉靖四年秋，刑部尚书林俊就在病中上书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sup>①</sup>“语曰，刑不上大夫，盖将以养其廉耻使知自惜也。”<sup>②</sup>邹维琏上“请除廷杖疏”也说：“礼曰：刑不上大夫以养耻也”。<sup>③</sup>明代建国之初，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但是，明代的统治者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

其次，士人普遍认为，受杖者的极言进谏，只是因为对皇帝的忠诚，并无意触犯皇帝。正德十四年，武宗廷杖群臣时，杨廷和上言曰：各衙门官谏止南巡皆一念忠爱之诚，为宗社计，为朝廷计，非为身家计也，朝廷杖之有至死者，何以传天下，何以示后世。<sup>④</sup>群臣之所以做出阻止南巡的行为，只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爱，为了朝廷社稷，并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士大夫因廷杖至死，皇帝将无法面对后世子孙。

受杖者也被认为是忠义之士。嘉靖三年七月，给事中张原以谏大礼被逮杖，死阙下。他在正德朝曾因上疏言十二事被降官，嘉靖改元，复召为兵科给事中。康僖公赞其像曰：

颖敏绝俗，名高等第，剴切过人，职居要地，不以一时之失窜炎荒而动心，不以一时之得复青琐而乐意，利害满前何敢趋避谏诤，报上惟知奋励，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四，列传第八二，《林俊传》，第5140页。

<sup>②</sup>[清]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五《刑部二》，《给事中龚鼎孳请罢诏狱廷杖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74册，第811页。

<sup>③</sup>[明]邹维琏撰：《达观楼集》，卷十八《疏》，《请除廷杖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3册，第230页。

<sup>④</sup>[明]杨廷和撰：《杨文忠三录》，卷三《视草余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86册，第810页。

其身虽死，其烈则着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叹之曰：“斯人也诚哉乎，忠义之士。”<sup>①</sup>

可见，士人对他们做出很高的评价。前面提过的蒋钦杖死后，当时有人写诗纪念，诗曰：

肝胆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泪哭英雄。片言祸福人难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后世茫茫青竹筒，高堂咄咄白头翁。忠魂化作长生树，陇上空号西北风。<sup>②</sup>

此诗充分表达了时人对受杖者的赞美之情。特别是“忠魂化作长生树”一句，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受杖者的理解与肯定。

再次，影响士气，成为奸人利用的工具，并且堵塞言路。对士大夫频施廷杖，会打消士大夫进谏的热情。万历朝给事中孟养浩因为争国本言建储事被杖一百，当时大学士王家屏认为对其惩罚过于严重，“以至于孟养浩之廷杖一百则更惨矣！”他认为这样造成后果是“凡举朝士绅远方选吏见者无不丧气，闻者无不摧心，诚不意圣哲之君，有此举动，平明之世有此景况。”<sup>③</sup>

天启朝，万燝被杖后，御史黄尊素上言，认为廷杖会“上累圣德”：

律列，非叛逆十恶无死法。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殒于磨牙而砺齿之凶竖。此辈必欣欣相告，吾侪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后世有秉董狐笔，继朱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燝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本朝之前，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璠、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谏之名。<sup>④</sup>

皇帝对廷杖的使用，会成为奸人利用的工具。因此请求去除廷杖，并且恢复万燝原来的官职。王锡爵在“因事陈言疏”中也说：

凡廷杖非正刑，先朝虽间一行之，亦未有逮鞠廷杖并于一人一时者。臣每在阁中，见犯人下镇抚司旨，意惟强盗大逆则有好生打问字样，今以加之言官，而又行廷杖，则似于强盗大逆之上更加一等，窃恐未安。闻张居正擅权时要钳人口，故将世宗晚年遗札，尽行进御，名虽效忠，其实有导皇上刑辱言官，自为己地之意。<sup>⑤</sup>

王锡爵上此书时是万历十六年，万历帝对廷杖的使用也不减于前朝，鉴于前朝廷杖被权臣利用的教训认为，认为不应再施加廷杖。

崇祯十六年给事中龚鼎孳请罢诏狱廷杖疏提到，廷杖原是由于“待大奸巨慝谋逆僭乱之徒”，并不是“独为臣子语言狂慝设也”。如果皇帝不去除廷杖，将会

<sup>①</sup>[明]冯从吾撰：《少墟集》，卷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32册，第302页。

<sup>②</sup>[明]李诩撰：《戒庵老人漫笔》，卷七，《挽送谏臣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7页。

<sup>③</sup>[清]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内阁一》，《以去格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74册，第282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五，列传第一三三，《黄尊素传》，第6362页。

<sup>⑤</sup>[明]王锡爵撰：《王文肃公全集》，卷二，万历十六年，《因事陈言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5册，第49-51页。

造成这样的局面：“诸臣蓄缩苟且，择便图安，辄自为是。顷者士气日就茅靡，人心日见颓丧，毋论裂麻还诏事不敢为。即伏阁犯颜亦云希观，不肖者乐为阿比，而贤者并习于敛藏，其始或止存乎怀，刑而其后，必尽趋于持禄波流。”<sup>①</sup>导致士气低靡，朝廷无人敢言，随波逐流。所以，他认为如果大臣真的犯了难以宽恕的罪状，应该交给法司，以正常的程序处理。这样不但可以保持士大夫的廉耻之心，而且忠孝之心便会因此而生。

隆庆时有御史被杖一百，首辅李春芳认为受杖者的行为“非为己私或罪其轻躁，量为降调，以示惩戒足矣。乃杖之一百之多，将使言官丧气，□□不言。倘有大奸巨恶潜弄威福者出，谁肯犯冒重遣，为皇上言者乎。……嗣后，凡遇科道等官建白或有不知忌讳者，伏望皇上特赐容恕，庶奸欺不至壅蔽，而士气不至沮丧矣。”<sup>②</sup>

这里我们暂且不管上述建言者是出于朝政考虑，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士人普遍意识到了廷杖的危害，并积极进言，要求停止对廷杖的使用。

## （二）仰慕受杖者

士人对受杖者多持仰慕之情，认为他们是忠义之士。嘉靖朝因争议大礼群臣被廷杖的事件，前文已经提过。当时很多大臣被杖死，御史郭楠后悔未在跪门之列“杖有死者，楠感痛不胜，自恨不得与跪门之列。”<sup>③</sup>于是又单独上疏，为受杖者求情，最后被杖下狱为民。可以看出，他对受杖者的倾慕之情。

万历朝张元忭听到邹元标被杖的消息后，为其作“壮哉行为邹进士赋”歌颂其行为。

白日忽黯惨，玄冬激雷霆。昌言四君子，骈首鞭天庭。邹生后至气，转烈帝阁错愕，为生说□胡自苦。非谏官不见形，擗流血，封章朝入夕被逮。金吾力士毒如蚤。男儿生来不畏死，筋骨可烂舌犹在，臣言则慧，臣心无他。君恩宽斧钺，余生亦已多慷慨。夜郎去敢辞万里途，只愁麴□不解谈。行向金陵市古书，流传寓内竞嗟叹。千载茅焦今再见，我瞻比斗一酹觞，有臣如此国之详。但愿青阳烛节屋，尽令逐客还。<sup>④</sup>

张元忭听说杨继盛被处死的消息，慷慨泣下，撰写了“哭杨椒山文”为其祭奠，当时他只有十九岁。文中有“夫子激义而抗疏为国忠，谋而不复计”之语，他认为杨继盛上疏直言是忠于国家的行为。“夫子忠直志，遂双节名完，夫子固飘飘乎若羽化而登仙。吾独悲，佞人之名与夫子之芳名儿俱传。吾复悲，斯世幸

<sup>①</sup>[清]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五《刑部二》，《慎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74册，第810-812页。

<sup>②</sup>[明]李春芳撰：《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一《请宥言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13册，第28页。

<sup>③</sup>[清]李清馥撰：《阁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十四《御史郭世重先生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16册，第712页。

<sup>④</sup>[明]张元忭撰：《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七，《壮哉行为邹进士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474页。

遇夫子，而又不得一被其泽焉。”<sup>①</sup>他认为廷杖不是一种痛苦的事，而是飘飘乎若羽化而登仙的美事。

叶文忠向高，“又请休致疏”：顷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论邹元标，冒进一言，盖臣自弱冠为诸生，闻元标抗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无不仰慕，以为真古之遗直。<sup>②</sup>

万历时，给事中王德完因为上言皇长子册立事，被杖百，打入狱中。其子孙留有他在狱中与临朐冯公琢庵琦、南充黄公慎轩辉的手札，冯公与黄公同侍皇长子日讲。黄书略云：

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此语至当，真见古人之心。辟如父母，反目泣谏不从，大杖而走，岂须更忘怨慕哉！常存此心，自不见直言得罪有毫发之可矜负也，天下人公共大事，被兄一肩担尽，所关至大，而弟所言，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责备贤者、爱不能已耳。<sup>③</sup>

王德完被其弟当成了榜样，前进的动力。王藩臣也说到：“德完虽受箠楚，人心殊切仰望，臣等亦不为一臣危而窃为天下幸也。”<sup>④</sup>

可见，士人对受杖者充满了仰慕、仰望，被当成千古遗直，朝廷有这样的大臣，是朝廷与天下的幸事。

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续藏书》中，专门有一卷记载有明一代的忠节名臣，曾被杖过的章纶、锺同、廖庄、黄鞏、戴震、何遵、舒芬、杨继盛、沈炼、杨爵都被列入其中。<sup>⑤</sup>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士人对这些受杖者的态度。是极尽赞誉，处处流露出羡慕之情。

与此同时，士人还以不同方式请求朝廷褒奖受杖者。士人认为受杖者的进言劝谏是忠于朝廷，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其罪过并非不可赦免。因此，对受杖者应予以赦免，褒奖其忠义的行为，并以此起到社会风示的作用。

天启朝尚宝司少卿刘宗周就曾为其从曾祖刘栋请求赐谥，具体是这样的。刘栋因为在嘉靖朝争议大礼被廷杖六十，下诏狱，后来虽然恢复原官，并且赐祭葬，但并未像其他议礼受杖大臣丰熙等得到给予谥号的同等对待。因此天启三年（1623年），其后代刘宗周上“请先臣刘栋谥典疏”为其请谥，疏中说：

臣查议礼诸臣，如丰熙、马理、杨慎皆后先与谥，先臣事例委与相同，伏乞皇上勅下礼部，如果臣言不谬，将先臣锡与应得谥法。庶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于华衮。而国家征信之典，且有光于旷世。持此以淑世，教励人心。

<sup>①</sup>[明]张元忬撰：《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五，《哭杨椒山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446-447页。

<sup>②</sup>[清]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又请休致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75册，第115页。

<sup>③</sup>[清]王士禛撰著、文易人校点：《池北偶谈》，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11-113页。

<sup>④</sup>[明]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援直类卷之十一，《乞衿宥愚忠亟回天听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第710页。

<sup>⑤</sup>可参看（明）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三，《忠节名臣》，中华书局，1959年，第415页。

殊非小补，又宁止臣一身一家，世世感德已耶，臣无任激切吁恳之至。<sup>①</sup>  
他认为从祖的行为应该得到应有的褒奖，先祖受杖并不是羞于提及的事情。

### （三）君父观念下明代士人对廷杖的接受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最初是以宗法大家长的名分行使政治权利的。夏商周三代大大小小的君主皆以“君父”自居。拟君为父，拟臣为子。所以为君者具有了大家长权利。同时，中国古代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又要求父亲要仁慈，因此由家庭伦理推及政治伦理，就要求为君者对臣子要仁爱，要做仁君。这种伦理观念也存在于明代社会中，因此，士大夫在给受杖者求情时，纷纷以此作为进谏的理论依据。

郭惟贤，字哲卿，晋江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自清江知县拜南京御史。张居正既死，吴中行、赵用贤等曾因谏居正夺情被杖，犹未录。会皇长子生，诏赦天下，惟贤因请召诸臣。<sup>②</sup>于是万历九年，上疏给他们求情，疏中说：“今其罪废也已六年于此矣。谪戍者坚志于瘴乡，削籍者杜迹于衡门，行道之人恻之，即皇上闻而见之，未有不脉脉然动也。皇上者，天地之父母也，诸臣者子也，人子得罪于父母，父母怒之宜矣。乃（迺）其后，能恭顺静思，引咎自悔，为父母者，宁独无介于怀乎。”<sup>③</sup>可见，君父子臣观念深深的影响着明代的士人，臣子得罪于皇帝，就像得罪于父母，是可以原谅的。父母打儿子，只是教训一下而已，并不是要取其性命，为父要仁慈，作为君主也要做仁君。其他为受杖者求情的亦有如此说法。如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在万历时因皇长子册立事被杖，王藩臣上“乞衿宥愚忠亟回天听疏”，也提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分殊堂帘，情均骨肉，亦何形迹之嫌。”<sup>④</sup>同样为他们求情的朱鸿谟也认为：

臣惟君之于臣，犹父母之于子也。人子有过，为之父母者，未尝不□□而鞭笞之。其鞭笞之时，凄然不忍于心也。既鞭笞之后，□然不哀于爱也。慈父不弃有过之子，孰谓仁君终弃有过之臣哉。<sup>⑤</sup>

邹维琏在“请除廷杖疏”中，也把这种对皇帝的要求作为给受杖者求情的出发点。

夫父母之于子，教而弗率，怒而笞之，所以行其爱子之心也。皇上者，群臣之父母，其杖群臣，亦似父母怒笞之爱，何曾有杀之之心。然去衣受杖，身非木石，十有九死，已有杀之之事。夫令誅误小过，竟与大辟同科揣之，

<sup>①</sup>[明]刘宗周撰：《刘蕺山集》，请先臣刘栋谥典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33册，第324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七，列传第一一五，《郭惟贤传》，第5968页。

<sup>③</sup>[明]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援直类卷之十一，《乞衿宥言事诸臣以全臣节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第702页。

<sup>④</sup>[明]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援直类卷之十一，《乞衿宥愚忠亟回天听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第711页。

<sup>⑤</sup>[明]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援直类卷之十一，《衿宥狂愚以光圣治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第697页。

圣心得无悔而不安乎。<sup>①</sup>

除了明代士人之外，受杖者对自己的遭遇有何想法？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群体一家庭，对自己亲人被杖事件的反应又是怎样呢？

---

<sup>①</sup>[明]邹维琏撰：《达观楼集》，卷十八，《请除廷杖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3册，第230页。

## 五、受杖者本人与家庭的反应

自汉以来，儒家独尊。前文提过，明代士大夫与传统士大夫有相同之处，他们的行为大多以儒家传统观念为指导。按照儒家观念，廷杖加之于士大夫，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能忍受的一种耻辱，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冒着被杖的可能，上疏进谏，言辞激烈，义无反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现代政治心理学的一些理论，现代政治学对于专制统治下国民心理的研究说明：专制威权的长期压迫，不仅导致了群众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畏服屈从心理，而且更造就了他们内心深处受虐狂与施虐狂的一体互动，即作为专制威权的受虐者，他们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成为专制威权的体现者和施虐者，从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sup>①</sup>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认为，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忍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激情政治下的病态激情。<sup>②</sup>这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下面笔者通过对明代受杖者个案的分析，或许更加能够理解他们不避杖责，勇于进谏，奋不顾身的原因。

### （一）受杖者本人

#### 1. 固执的恪守臣责

正德十四年，武宗欲南巡，朝中士大夫纷纷谏阻，舒芬也在此列。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十二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当时舒芬邀考功夏良胜、仪制万潮、太常陈九川举酒爵曰：“匹夫不可夺志，吾辈乃为大臣所夺乎。”<sup>③</sup>于是连疏以入，当时号称江西四君子。接着部院寺属诸僚亦各上疏，皇帝大怒，停止南巡。但把诸臣打入锦衣狱<sup>④</sup>，并且罚跪午门外五日，未辰而入，终酉而退，公严整不异平时。之后又褫衣廷杖，因为舒芬首先上疏，所以打的特别厉害。但舒芬此时的表现是“神色不异，唯口呼高庙之灵冀以感动上心”。可见受杖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杖毕，几毙裹疮卧院中，掌院者惧祸，使人擗出之，公屹不为动曰：“吾官于此，当死於此。”<sup>⑤</sup>在他的心里，上疏建言是作为臣子的

<sup>①</sup>详见（美）弗罗姆著，许和平等译：《对自由的恐惧》第五章第一节《权威主义》、第六章《纳粹主义心理学》。转引自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9页

<sup>②</sup>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sup>③</sup>〔清〕沈佳撰：《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16册，第1044页。

<sup>④</sup>诏狱亦称锦衣狱，由锦衣卫北镇抚司专领，权力极大，连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都不敢与之抗衡。

<sup>⑤</sup>〔清〕沈佳撰：《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16册，第1044页。

本职所在。后世宗继位，恢复其原官。又因议兴献王大礼，三上疏，被廷杖。他的进言未能发挥作用，也没有能够阻止皇帝的行为，但他依然恪守为臣的本分。至于皇帝对他们的意见采纳多少，是为君者的事情，而他作为臣子，具有监督皇帝行为，批评皇帝过失的使命。尽到自己的职责就足矣，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也是他有勇气坦然面对廷杖的原因。

嘉靖朝杨爵系诏狱，御史浦鋹驰疏申救。结果被逮下诏狱，除日复杖之百，锢以铁桎。杨爵迎哭之，浦鋹气息已绝，徐张目曰：“此吾职也，子无然”，<sup>①</sup>系七日而卒。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固守着臣责。

嘉靖朝的曾翀以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濒临死亡时说：“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无变。<sup>②</sup>他的价值取向和舒芬是相同的，我的话已经实行了，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 2. 舍身取义

正德元年，刘瑾逐大学士刘健、谢迁，南京御史蒋钦谐同官薄彦徽等切谏。蒋钦三次上疏，三次被杖。在第二次上疏中他说：“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使朝廷一正，万邪不能入，君心一正，万欲不能侵，臣之愿也。”<sup>③</sup>他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进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忠死之谏。所谓忠死之谏：其基本态度是：进谏者或出于为国，或出于忠君，或为了个人道义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许多人把这种人看做是为臣的楷模。<sup>④</sup>蒋钦正是如此，为了忠君，为了国家的利益，宁可被杀掉。第二次上疏后又被打入狱中，可是仍旧不甘心。在狱中又上疏，三疏中他又说到：

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梟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sup>⑤</sup>

他把自己比喻成夏桀时的关龙逢，殷周时的比干，他们都是忠死以谏的臣子。为了避免皇帝有覆国丧家之祸，即使自己死了也不足惜，可见他的忠国忠君的精神，死都不怕，廷杖自然就不算什么了。疏入，复杖三十。当蒋钦在狱中起草奏章时，似乎听到先人在警告他终止，但他叹息说：“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sup>⑥</sup>可见，舍身取义，为国尽忠，是促使他屡次进谏，不避杖责的思想根源。同时，刘泽华认为进谏的态度除了忠死之谏外，还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浦鋹传》，第5527页。

<sup>②</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曾翀传》第5523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蒋钦传》第4982页。

<sup>④</sup>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蒋钦传》第4982页。

<sup>⑥</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列传第七六，《蒋钦传》，第4983页。

有谏而不争、顺谏等几种。通常古人为了规避进谏可能带来的灾祸，并顺利达到劝谏的目的，都很讲究谏诤的艺术，但明代这些因谏受杖的大臣，从未顾及于此，只是一味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当然会惹皇帝生气，所以明代廷杖的频发，不只是皇帝一人的问题，与这些大臣的做事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 3. 社会道义的驱使

倪文忠公，名宗正，字本端，号小野，宋文节公思之裔也。同样因谏南巡被杖。杖完之后，臀无肤，剥鞣□血不俟寒传其伤，罚午门外膝地者五昼五夜，濒死，人曰：“怨乎？”文忠公正色对曰：“吾祖云何，吾师云何，吾道吾志云何，纵今死而不大苏义也，吾将安怨为。若坐视圣躬纵败度致邦国程机，天下其谁许我。无宁肆微臣于市以殉。”<sup>①</sup>这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实再现，即使受到廷杖的对待，也毫无怨恨之情。先人的教导，传统士大夫应遵守的道义，以及自己作为臣子的社会责任，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其有勇气上疏建言，面对皇帝残酷的廷杖。

万历时吴中行上疏言张居正夺情，在给家兄写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其被杖前后的过程与心情，信中有这样的句子：“上疏之次日……今日已席稿待于阙廷，因念死等耳，即今视古虽彭殇齐算也，事俟纲常，言传简册，弟得死所矣。”<sup>②</sup>他认为自己所做是维护传统纲常之事，即使死了，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 4. 传统的忠孝观念

儒家认为，“孝，德之本也”。为臣就要尽忠，为子就要尽孝，忠是孝的政治表现形式。明代士大夫的忠孝意识也非常浓厚。

陆震，字汝亨，兰谿人。以武选员外郎身份与黄鞏谏南巡，先被打入诏狱，在狱中与黄鞏研究《易》的九卦，阐明忧患之道。后被杖，创伤很重，便写信给他的儿子们：“吾虽死，汝等当勉为忠孝。吾笔乱，神不乱也。”遂卒。<sup>③</sup>虽然自己遭受廷杖的处罚，依然劝其子孙对皇帝要尽忠尽孝。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武选司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罪五奸。言辞激烈，当时严嵩受宠，皇帝未详考其疏中的内容，反而大怒，将其打入狱中，并廷杖一百。之前，嘉靖三十年，他已经因为上疏言马市之十不可五谬，被贬官，这次又上疏言事，可见，其对皇帝的一片忠心。他在狱中也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瓷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sup>④</sup>后来定罪，“即下老监，日夜笼桎，与众囚为伍，

<sup>①</sup>[明]倪小野撰：《倪小野先生全集》，《倪文忠公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8册，第715-716页。

<sup>②</sup>[明]吴中行撰：《赐余堂集》，卷十《颂、记、赞、启、书》，《寄家大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7册，第173-174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九，列传第七七，《陆震传》，第5020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杨继盛传》，第5541页。

死尸在侧，备极苦楚”。<sup>①</sup>可见当时在狱中的悲惨境况，即使如此，他依然不怪罪皇帝，认为皇帝厚德如天地，在朝审途中吟诵的诗句：

风吹枷锁满城香，簇簇争看员外郎，岂愿同声称义士，可怜长板见亲王，  
 圣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称平过汉唐，性癖从来归视死，此身原自不随杨。<sup>②</sup>

他视死如归的精神一方面与他自身刚毅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法观念也深深扎根于其思想深处，在我国一直以来的君臣观念中，帝王被视为“天下之父母”。在孝道的规定下，人们连自己的身体也属于父母所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sup>③</sup>所以臣子的身体也自然属于皇帝，杨继盛发出“此身原自不随杨”的感慨，也正是这种忠孝的宗法伦理在其身上的体现。在《祭商少峰》文中，他说：

人臣策名于朝，此身即为君之所有。而所以欲尽人臣之职者，则惟以致身为极。幸而在官，鞠躬尽瘁，没于王事者，固所以尽其职。不幸而下狱，窘辱困苦，死于桎梏者，亦所以尽其职也。<sup>④</sup>

可见，事功与为君尽忠，在继盛心中，是和谐一致的。他只所以慷慨赴难，正在于对皇帝的一片赤诚忠心。<sup>⑤</sup>

他临到刑场时给儿子的遗嘱这样写道：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读书若中举中进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诮。<sup>⑥</sup>虽然被杖，但并没有打掉自己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观念，依然要求后代子孙要为忠尽孝。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终于被处死，时年四十岁，临刑时写有两首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sup>⑦</sup>

他至死保持着对皇帝的忠诚，在其心中皇帝仍是圣明的，此时皇帝偏信严嵩，已不能用正确的君臣礼仪来对待臣子，在今人看来，他这种心态是不可理解的。但在杨继盛看来，廷杖下狱又被处死，却是能够“丹心照万古”的壮烈行为。而且受到皇帝非礼的对待，他依然认为“天王自圣明”，处处可见他对皇帝的这份忠诚。

同样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廷杖的沈炼，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受杖这件事呢？嘉靖

<sup>①</sup>[明]《椒山先生自著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9册，第484页。

<sup>②</sup>[明]杨继盛撰：《杨忠愍集》，卷三《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656页。

<sup>③</sup>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59页。

<sup>④</sup>[明]杨继盛撰：《杨忠愍集》，卷二《祭文》，《祭商少峰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649页。

<sup>⑤</sup>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sup>⑥</sup>[明]杨继盛撰：《杨忠愍集》，卷三，《赴义前一夕遗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676页。

<sup>⑦</sup>[明]杨继盛撰：《杨忠愍集》，卷四《附录》，《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663页。

三十年春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弹劾严嵩，历数其十大罪。沈炼并不是言官，因此诏以炼诋恶大臣，廷杖四十，谪田保安州。锦衣卫经历只是处理锦衣卫文书的从七品小官，并无言责，却敢于直言进谏，这依然与自古以来儒家宣扬的忠孝观念有关。只要是作为朝廷的臣子，无论官品的高低，都有为朝廷尽忠的责任。他在被贬谪的地方“以讲授自给，谕众生忠孝大义。当目睹边事日坏，忧愤至忘寝食，往往发之诗歌文章，讥切当世大抵多归罪于严氏者。”<sup>①</sup>虽被贬谪，身份卑微，仍然忧国忧民，关心时务，当看到边境官兵欺压当地百姓时仍旧飞书直指其事。不能抑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明知当时严嵩被皇帝宠幸，仍然冒着危险弹劾严嵩。当时，人们劝沈炼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已经被贬谪，已没有进言的责任，可沈炼潸然流涕曰：“我昔非言官，今非哑子，若辈欺君以要赏，吾誓不与共天，当舍此身以报主上，恩救万民荼毒之苦，闻者叹服。”<sup>②</sup>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尽显于此，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可见其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后来依旧上书言边事。被磔时，乃口自吟曰：“宋室忠臣死，吾应是后身，谁知今将相，还是姓秦人。”<sup>③</sup>他把自己比喻成宋代的忠臣，对死亦毫无畏惧，可见宋代的士风对他的价值取向是有影响的。

杨廷和子杨慎，字用修，因两上议大礼疏并率群臣撼奉天门大哭，廷杖，并戍云南永昌卫，投荒三十余年，终身不赦，至七十二岁客死昆明，其七十行戍稿，有病中感怀诗：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sup>④</sup>

对于自己的遭遇，杨慎并不责怪皇帝“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他认为自己的被杖以及被贬谪，并不是皇帝的过错，只是中了身边人的阴谋。

通过以上几位受杖者大臣个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士大夫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点，以天下为己任，忠国忠君，敢于直抒胸臆，直言进谏。而我们更多读出的是明代士人那份固执与坚持。

## （二）家庭的反应

受杖者被杖后，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嘉靖二十八年，给事中沈束因劾严嵩被杖，并被打入狱中，当严嵩去位时，沈束在狱中已经有十六年，他的妻子张氏上书言：

臣夫家有老亲，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往臣因束无子，为

<sup>①</sup>[明]沈炼撰：《青霞集》，卷十二《年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167-169页。

<sup>②</sup>[明]沈炼撰：《青霞集》，卷十二《年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167-169页。

<sup>③</sup>[明]沈炼撰：《青霞集》，卷十二《年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册，第167-169页。

<sup>④</sup>[清]吴景旭撰：《历代诗话》，卷七七《癸集中之下》，《用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22册，第780-781页。

置妾潘氏。比至京师，束已系狱，潘矢志不他适。乃相与寄居旅舍，纺织以供夫衣食。岁月积深，凄楚万状。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养夫，则舅又旦暮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陛下莫大之德也。<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廷杖不仅给受杖者自己，也给其家人带来了生活上的困苦。但即便如此，他们对朝廷不但没有怨恨之情，反而视为家中的荣耀，并希望受杖者的行为被后世子孙记住，勉为激励。

隆庆三年，尚宝司丞郑履淳因言事被杖，其子孙将其受杖后的衣物保留下来。“闻史掇遗海盐郑履淳，为尚宝司丞。隆庆中，疏请用贤，语甚激切，廷杖一百，血渍于袴，今其子孙尚藏笥中。”<sup>②</sup>万历时，检讨赵用贤因谏居正夺情事被杖，其妻将其被杖后落下的腐肉保存起来，“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以示子孙。”<sup>③</sup>

受杖者的家人对他们的行为也能给予理解，嘉靖朝礼科给事中顾存仁母亲的《勅封孺人钱氏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戊戌冬，天子举郊庙大仪，存仁疏言五事忤上旨，廷杖六十，编管保安州，孺人时已属疾闻之曰：儿以身许国邪，蒙圣恩未即死，死自其分也。”<sup>④</sup>皇帝没有将其儿子打死，已经是皇帝的恩典，即使被打死，也是他儿子的本分，这种以自己的生命为皇帝尽忠的观念，不仅存在于明代士大夫的观念中，而且他们的家人也深深的被这种思想影响着，可见，这种“忠孝”的政治文化普遍的存在于明代社会中，并影响着明代各阶层人们的价值取向。

前文提到，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廷杖后编入诏狱，并最终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被处死。他的妻子张氏在次年的十一月朔给他祭祀，祭文是这样的：“于维我夫两间正气，万古豪杰。忠心慷慨，壮怀激烈。奸回敛手，鬼神号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节。关脑比心，严头嵇血。朱槛段笏，张齿颜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诀，渺渺孤魂，常依北阙。呜呼哀哉，尚飨。”<sup>⑤</sup>从祭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丈夫的行为是引以为豪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士人群体对廷杖现象的反应，受杖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受杖者家庭对他们行为的理解以及整个社会舆论对他们行为的推崇，无疑对廷杖现象的发生起了推动作用。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七，《沈束传》，第5532页。

<sup>②</sup>[清]姚之骃撰：《元明事类钞》，卷二十四《衣冠门》，《血渍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90册，第396页。

<sup>③</sup>[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二九，列传第一一七，《赵用贤传》，第6000页。

<sup>④</sup>[明]陆深撰：《伊山集》，卷七十二《墓志铭十一》，《勅封孺人钱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07册，第461页。

<sup>⑤</sup>[明]杨继盛撰：《杨忠愍集》，补刻卷二，附《张宜人祭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17页，第651页。

## 结 语

明代廷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在明代得以保留下来，伴随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自有它得以生存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廷杖视为对士大夫精神与肉体的侮辱，通过廷杖现象我们更能看出明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在明代众多皇帝不作为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保留着那份直谏的勇气，恪守臣责，以最大的努力规谏皇帝的行为，虽然发挥作用的情况很少。

这些直言之臣虽然言辞激烈，方式方法有些过激，但并未对皇权造成威胁，也无意挑战皇权。他们触犯的只是某个皇帝，因为这个皇帝或者有违君德，或者违背了传统礼法。他们这样做，按照传统规范对大臣的要求来讲，并没有错误。只是为了匡正皇帝的个人错误，维护与塑造士大夫心目中的明君形象，不仅没有挑战皇权，反而是为了维护皇权。

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就某个皇帝而言，使用廷杖是维护体面的方式。作为一国之君，在众臣面前被揭发错误，而且明代的士人又特别固执与坚持，进谏丝毫不给皇帝留情面。所以，皇帝便通过廷杖这种公开处罚的方式，使冒犯自己的大臣在众臣面前受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惩罚，向大臣展示冒犯皇帝的代价，一泻心中气愤，维护自己的体面与尊严。后来对受杖者的平反，是皇帝对朝政反思的结果，但也不排除是出于政治目的。

而另一方面，皇帝的失德正好彰显了臣下的忠义。因为错误本身在皇帝，所以，社会舆论倒向受杖者，正如清人所说的“廷杖受誉非受殃”。士人也普遍认为受杖者上书言事，规谏君德，是忠于皇帝的表现，是出于对皇帝统治的维护，并没有错误。于是，强烈要求停止对廷杖的使用，并且褒奖受杖者。

受杖者自身也深受传统礼仪规范的影响，认为我作为臣子，伏阙抗争、上疏言事、规谏君德、弹劾奸党，都是自己的职责。为臣尽忠，虽死犹荣。所以他们积极进言，不避杖责。越是受杖越是表明对皇帝的忠诚。受杖者的遭遇虽给其家人带来了一定的痛苦，但他们也以此作为家族的荣耀，对受杖者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附 录

明代受杖者时间、官职、结果对照表

时间	受杖者	官职	结果
太祖	茹太素	刑部主事	杖于朝
	朱亮祖	永嘉侯	鞭死
	薛祥	工部尚书	杖死
	亨泰	礼部尚书	杖百，戍南海
代宗	锺同	御史	杖死
	廖庄	大理少卿	杖百
	章纶	仪制郎中	杖百
	何观	中书舍人	杖之，谪九溪卫经历
英宗	王诏	都给事中	杖而释之
宪宗	章懋	翰林院编修	杖之，左迁其官
	黄仲昭	编修	杖之，改南京大理评事
	庄昶	翰林检讨	杖之，谪桂阳州判官
	卢瑀	刑科给事中	杖之，迁工科都给事中
	刘大夏	郎中	杖二十而释之
	吕献	刑科给事中	杖阙廷
	张泰	御史	廷杖几毙
	吴文度	南御史	廷杖，迁汀州知府
	方佑	御史	杖谪
	沈政	岳州通判	杖谪广西庆远通判
	李珊	南京御史	杖三十，几毙
丘天佑	御史	廷杖六十，下锦衣狱，寻释	
武宗	李熙	御史	廷杖落职归
	王弘	南道御史	廷杖为民
	李光翰	南户科给事中	廷杖革职

孙应奎	户兵科左右给事中	廷杖下狱，又上疏，廷杖 谪高平县丞
刘珏	主事	廷杖卒
牧相	南京兵科给事中	杖归
李惠	行人司行人	廷杖卒
王良臣	江西清军御史	杖三十，斥为民
陈晦	武昌知府	杖阙下
宿进	刑部员外郎	杖五十，削籍归
乾元	御史	廷杖下狱
黄绾	刑部主事	被杖，历郎中，出为绍兴 知府
马理	考功郎中	杖夺俸
崔桐	编修	受杖夺俸
马汝驥	庶吉士	廷杖，出为泽州知州
汪金	刑部主事	廷杖后不祥
王樵	兵部主事	廷杖后不祥
臧应奎	礼部主事	杖死
胡珽	郎中	廷杖后不祥
陶谐	工科给事中	廷杖，斥为民
刘苞	户科给事中	廷杖削籍
戴铎	南京户科	廷杖，死
陆崑	南京御史	杖三十，除名
蒋钦	南京御史	三次被杖，死
涂祯	御史	杖三十，死狱中
王涣	御史	杖之，斥为民
王守仁	兵部主事	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 丞
何绍正	吏科给事中	杖之，谪海州判官
舒芬	编修	廷杖，谪福建市舶副提举
张岳	行人	杖阙下，谪南京国子学正
薛蕙	刑部主事	受杖夺俸
何麟	布政司吏	廷杖六十，释还
汪文盛	兵部主事	杖阙下
张选	给事中	廷杖八十，削籍

	李惠	行人	廷杖死
	陶琰子滋	行人	杖阙下
	刘士元	御史	取生柳干痛笞之四十，几死，囚槛车驰入京
	黄巩	刑部主事	廷杖五十，斥为民
	陆震	武选员外郎	杖死
	张英	金吾卫都指挥僉事	杖八十，遂死
	徐鏊	供事内殿	被杖谪官
	何遵	工部主事	廷杖四十，卒
	刘校	刑部主事	杖死
	林公繡	进士	杖卒
	王学夔	吏部主事	被杖
	胡琼	御史	杖卒
	杨准	郎中	受杖后，月余卒
	张濬	礼部主事	受杖死
	郑善夫	员外郎	杖于廷
世宗	杨最	郎中	重杖未毕而死
	舒芬	编修	廷杖，夺俸
	杨慎	修撰	廷杖谪戍
	王思	编修	杖三十，踰旬再杖
	刘禔祖仕	刑部郎中	廷杖后不祥
	袁宗儒	御史	廷杖后不祥
	李可登	兵部司务	廷杖后不祥
	郑自璧	工科给事中	廷杖后不祥
	王相	编修	杖死
	陈克宅	御史	系狱廷杖
	丰熙	翰林学士	被杖遣戍
	丁汝夔	礼部主事	被杖，调吏部
	张逵	刑科给事中	下狱廷杖
	郑一鹏	户科左给事中	廷杖后不祥
	杜鸾	大理评事	廷杖后不祥
	叶应骢	刑部主事	杖三十
	蓝田	不详	被杖，落职归
	应良	编修	廷杖后不祥

姚汝皋	兵部郎中	廷杖后不祥
陆铨	进士	系诏狱, 被杖
张録	御史	下狱廷杖
赵汉	南京兵科给事中	系诏狱廷杖
蒋冕	阁臣	杖八十, 除名为民
刘世龙	南京兵部主事	杖八十, 斥为民
陆燾	工科给事中	杖三十, 释还职
周相	御史	廷杖, 谪韶州经历
浦鉉	御史	杖之百, 卒
周天佐	户部主事	廷杖死狱中
杨继盛	兵部武选司	廷杖, 后被处死
赵贞吉	司叶	杖谪
杨允绳	户科左给事中	廷杖后不祥
马从谦	光禄少卿	杖死
桑乔	御史	廷杖, 戍九江
徐学诗	刑部郎中	杖死
叶经	御史	廷杖八十, 斥为民
厉汝进	户科都给事中	廷杖八十, 谪典史
张檟	御史	杖六十, 斥为民
刘台	御史	杖百远戍
沈束	礼科给事中	杖于廷, 锢诏狱
何以尚	户部司务	杖之, 锢诏狱
张翀	户科	杖于廷
王暉	大理寺副	下狱廷杖
胡纘宗	河南巡抚	杖四十
刘济	刑科都给事中	杖后, 谪戍辽东
安磐	兵科都给事中	杖后, 除名为民
张汉卿	刑科都给事中	两受杖, 斥为民
毛玉	左给事中	受杖卒
裴绍宗	兵科给事中	受杖卒
王时柯	御史	廷杖除名
余翱	御史	被杖戍边
郑本公	巡按	廷杖还职
件瑜	礼部主事	杖死

孙应奎	户科左给事中	杖斥为民
方一桂	御史	杖斥为民
曹逵	给事御史	杖斥为民
曾翀	御史	杖死
范鏊	员外郎	下狱廷杖
郑晓	职方主事	廷杖后不祥
姚淶	翰林修撰	廷杖后不祥
郭宗皋	御史	杖四十释之
张选	户科给事中	杖死
刘魁	工部员外郎	杖于廷，錡之诏狱
翟奎	首辅	杖六十，褫其官
周怡	礼科给事中	廷杖系狱
朱方	顺天巡抚	杖死
韩最	职方郎	杖八十，戍极边
何维柏	御史	廷杖，除名
杨思忠	礼科都给事中	杖之百，斥为民
屠侨	都御史	杖四十
彭黠	刑部侍郎	杖四十
良才	大理卿	杖四十
张侃	刑科	杖五十，斥为民
蒋应奎	兵部侍郎	廷杖后不祥
唐国卿	右通政	廷杖后不祥
马从谦	光禄少卿	杖死
张经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杖五十，斥为民
李用敬	给事中	杖五十，斥为民
阎望云	给事中	杖五十，斥为民
凌儒	御史	杖六十，除名
何以尚	户部司务	杖百
丘樾	兵科都给事中	杖六十，斥为民
龚可佩	道士累迁太常少卿	杖六十，死
谢江	都给事中	廷杖削籍
魏良弼	礼科给事中	廷杖后不祥
吴时来	给事中	廷杖，谪戍岭南

	张翀	主事	廷杖，谪戍岭南
	董传策	主事	廷杖，谪戍岭南
	沈炼	锦衣卫经历	被杖谪戍
穆宗	李芳	内官监太监	杖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
	石星	给事中	杖阙下，斥为民
	郑履淳	尚宝司丞	廷杖下狱
	李己	户科给事中	杖百下狱
	詹仰庇	御史	廷杖百，除名
神宗	刘台	御史	廷杖百，远戍
	吴中行	编修	受杖，驱出都城
	邹元标	进士	杖八十谪戍都匀卫
	赵用贤	检讨	廷杖除名
	艾穆	员外郎	廷杖，谪斥
	沈思孝	主事	廷杖，谪斥
	孟养浩	给事中	杖阙下，削藉
	黄辉	右中允，充皇长子讲官	廷杖濒死
	卢洪春	礼部祠祭主事	廷杖六十，斥为民
	李沂	吏科给事中	廷杖六十，斥为民
	王德完	给事中	廷杖百，除名
	洪朝选子竞	都察院检校	廷杖遣归
	蔡如川	寻甸知府	廷杖卒
熹宗	万燝	工部郎中	杖死
	文震孟	修撰	杖八十
	林汝翥	御史	杖卒
	汪文言	监生	廷杖褫职
	吴裕中	御史	廷杖百，卒
思宗	方应明	监督主事	杖斥
	周国兴	中书	毙廷杖下
	杨余洪	中书	毙廷杖下
	徐元嘏	郎中	廷杖后不祥
	黄道周	编修	杖八十，削藉
	解学龙	江西巡抚	杖八十，削藉
	叶廷秀	户部主事	杖百，系诏狱

	涂仲吉	监生	廷杖遣戍
	傅朝祐	刑科都给事中	廷杖六十，卒
	熊开元	行人司副	廷杖系狱
	姜琛	礼科给事中	杖一百，禁之狱
	王守履	户部右侍郎	廷杖六十
	杨光先	新安所千户	廷杖戍辽西

此表主要依据《明史》制成，当然并未囊括明代所有的被杖者，有些受杖者杖后的结果也不太清楚，因为有些《明史》并未明确交代。

## 参考文献

### 原始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 《明宪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7年,下同。
3. 《明武宗实录》
4. 《明世宗实录》
5. 《明穆宗实录》
6. 《明神宗实录》
7. 《明熹宗实录》
8. [清]夏燮:《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0.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1. [明]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7册。
12. [明]董传策:《董宗伯奏疏辑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62册。
13. [明]赵志皋:《内阁奏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63册。
14. [明]李颐:《李及泉先生奏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63册。
15. [明]杨天民:《杨全甫谏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64册。
16. [明]张鹵:《皇明嘉隆疏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72册。
17. [明]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74册。
18. [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129册。
19. [明]邹维璉:《达观楼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183册。
20. [明]魏良弼:《太常少卿魏水洲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85册。
21. [明]李春芳:《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113册。
22. [明]张翊:《东所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43册。
23. [明]姚鏞:《东泉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46册。
24. [明]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58册。
25. [明]汪应轸:《青湖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73册。
26. [明]吴中行:《赐余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175册。
27. [明]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154册。
28. [清]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216册。
29. [清]江阴、陈鼎:《东林列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216册。
30. [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216册。

31. [清]嵇璜、曹仁虎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 387 册。
32.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 174、175 册。
33.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 176 册。
34. [清]姚之骝：《元明事类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 190 册。
35. [明]章懋：《枫山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33 册。
36. [明]沈鍊：《青霞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17 册。
37. [明]黄仲昭：《未轩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193 册。
38. [明]刘宗周：《刘蕺山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33 册。
39. [明]杨继盛：《杨忠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17 册。
40. [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 205 册。
41. [明]《椒山先生自著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2. [明]《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44. [明]李清：《三垣笔记》，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45. [明]张瀚：《松窗梦语》，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46. [明]郑晓：《今言》，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47.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48.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49. [明]李贽：《续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50.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明清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51.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52. [清]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近人、今人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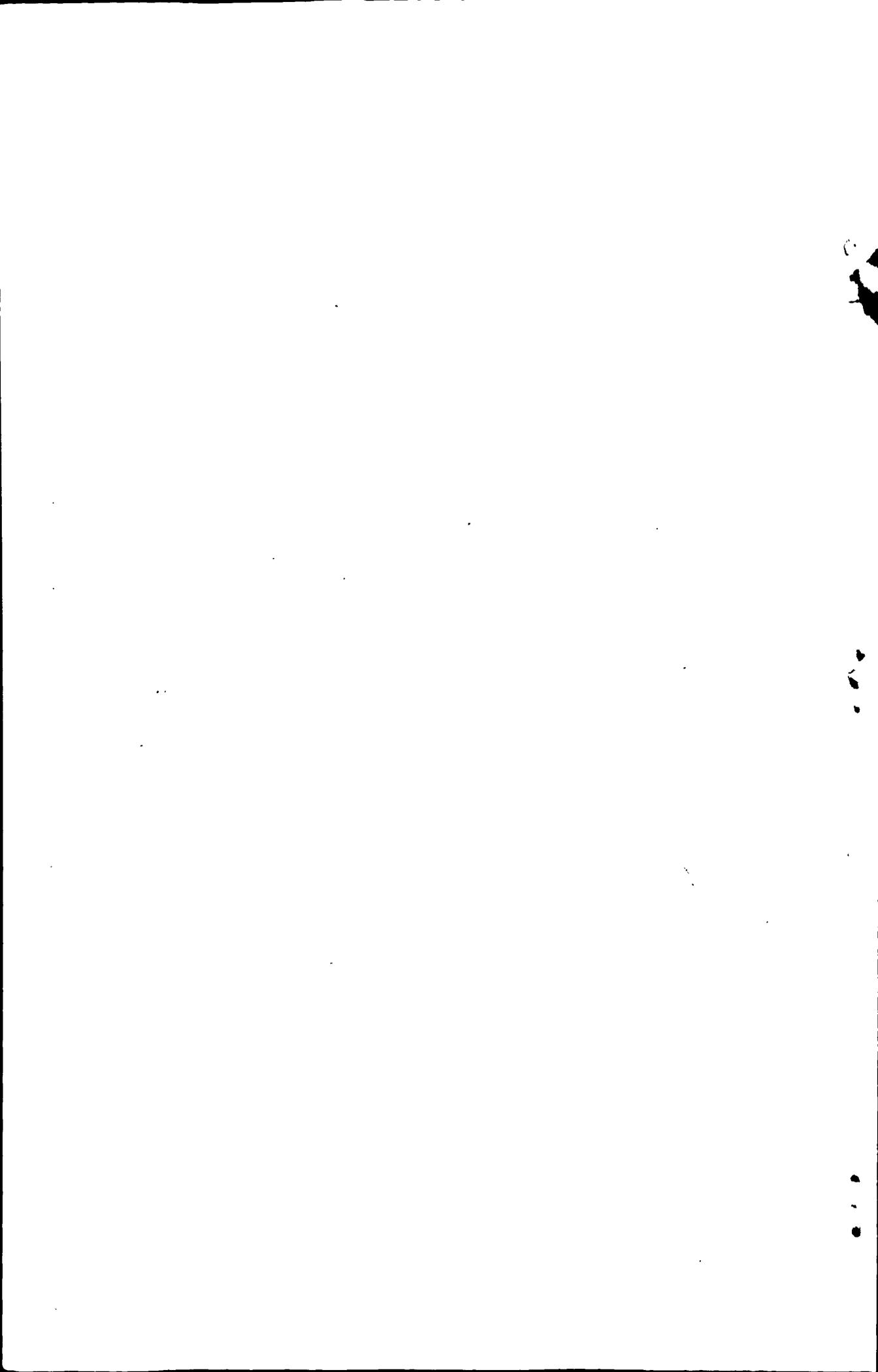
1.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55 年。
2. 张晋藩：《中国官制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
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
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5.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年。
6.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7.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8.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
9.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0. 怀效峰：《明清法制初探》，北京：法制出版社，1998 年。
11.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 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4.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 胡吉勋：《“大礼仪”与明廷人事变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9.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 方彪：《北京士大夫》，京华出版社，2000年。
21.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2.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23. 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期刊及学位论文：

1. 吴晗：《廷杖》，《历史的镜子—吴晗讲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
2. 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历史的镜子—吴晗讲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
3. 杨希义：《“廷杖”首创于朱元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03期。
4. 尔泗：《午门和廷杖》，《紫禁城》，1981年01期。
5. 陈文秀：《廷杖考》，《晋阳学刊》，1983年05期。
6. 朱子彦：《明代的廷杖制》，《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03期。
7. 杨炳功：《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南阳师专《南都学坛》，1987年第4期。
8. 曹国庆：《明代的廷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9. 李绍强：《明代的廷杖与谏诤》，《临沂师专学报》，1993年第二期。
10. 王恩厚：《明代的廷杖与皇权》，《文史知识》，1994年04期。
11. 孙卫国：《漫话中国古代的廷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02期。
12. 栾保群：《廷杖三题—孟森〈明清史讲义读后〉》，《书屋》，2005年04期。
13. 郭秀阁：《廷杖与推出午门斩首》，《紫禁城》，2005年03期。
14. 李宜霞：《杖刑源流论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6期。
15. 马腾：《浅议明朝廷杖》，《学习月刊》，2006年第7期，总第270期。
16. 田冰：《明代的追谥与夺谥》，《史学月刊》，2007年11期。
17. 徐爽：《明朝廷杖探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18. 胡以富：《廷杖制度对明朝士人风气的影响》，《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01期。

19. 廖元琨:《锦衣廷杖与明代官僚心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
20. 郭培贵:《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0. 商传:《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
21. 王雪玲:《说“荷校”》,《史学月刊》,2008年11期。
22. 杨晶:《明代中后期廷杖现象研究—兼考察该时期的君臣关系》,[硕士论文],长春:吉林大学,2003年。
23. 蔡明伦:《明代言官研究—以嘉靖、隆庆、万历朝为中心》,[硕士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



## 后 记

2007年夏天，我怀着简单的梦想，抱着灿烂的憧憬，迈进了东北师范大学的校门。时间总是以加速度流逝，转眼间，毕业的时刻就要到了。在此，以这篇毕业论文作为我三年来学业的总结，不知能否给自己和老师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回首往事，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赵克生先生。承蒙先生不弃，将我收于门下。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明清史的研究与学习，从开始的不入门到逐渐学着自己做论文，我所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与点拨。本篇论文从选题、写作到定稿，老师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没有老师的帮助与指导，这篇论文难以完成。三年来，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止是如何做学问，还有做人的一种精神，每每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总会有一些感动，被老师那坚持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这些都将化为我以后人生道路上前进的动力。

其次，这篇论文能够顺利完成，也要感谢赵轶峰老师、罗冬阳老师、刘晓东老师、刁书仁老师等诸位老师出席我的开题报告会，并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最后，我还要感谢父母这么多年给予我经济上的资助与精神上的鼓励，使我没有后顾之忧，顺利完成学业。也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打气，加油！

本文原打算多写点，但由于我学力有限，完成起来比较困难。文中欠妥之处一定会不少，恳切希望得到老师的指点，以助我以后的写作。

感谢恩师，感谢师大，即将离开，依依不舍。

2010年5月

